

叶圣陶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教育出版社

青春 有美的日子

叶圣陶 著 陈鹤琴 编





目录

Content

- [第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1\)](#)
- [第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2\)](#)
- [第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3\)](#)
- [第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4\)](#)
- [第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5\)](#)
- [第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6\)](#)
- [第7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7\)](#)
- [第8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8\)](#)
- [第9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9\)](#)
- [第10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
- [第1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2\)](#)
- [第1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3\)](#)
- [第1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4\)](#)
- [第1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5\)](#)
- [第1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6\)](#)
- [第1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7\)](#)
- [第17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8\)](#)
- [第18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9\)](#)
- [第19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0\)](#)
- [第20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1\)](#)
- [第2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2\)](#)
- [第2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3\)](#)
- [第2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4\)](#)
- [第2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5\)](#)
- [第2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6\)](#)
- [第2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1\)](#)
- [第27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2\)](#)
- [第28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3\)](#)
- [第29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4\)](#)
- [第30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5\)](#)

- [第3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6\)](#)
- [第3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7\)](#)
- [第3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8\)](#)
- [第3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9\)](#)
- [第3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10\)](#)
- [第3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11\)](#)

第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1)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

第一集

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又迎来了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已过而立之年的作家方言正在家中与朋友刘会元和吴胖子等人兴致勃勃地玩着扑克牌，忽然接到传达室打来的电话，说有一封南方某城市发来的加急电报。方言撂下手里的牌，按电报上的指示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他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曾认识这对突如其来的新婚夫妇，只得举了个接人的牌子，迎着出站的人流．．．．．像个傻子一直在车站守候了两个小时，方言仍不见和他接头的这对新婚夫妇。他又重新查看了列车时刻表，才发现是自己搞错了时间。原来距离接站时间尚早，方言只好百无聊赖地来到一家临时改成舞厅的菜市场，并很快就加入了跳舞的行列。在舞会上，方言不失时机地捕到了一个"猎物"。当方言把这个胖姑娘带回家时，他万万没想到，三个便衣警察已经在他家恭候他多时。于是，方言和警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促膝谈心。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展开了一番智斗。方言急于想知道警察来找他的真正动机，当警察告之他的儿时伙伴高洋已经离开了人世，并怀疑是被人谋杀时，方言大惊失色，痛苦万状。警察走后，方言陷入了沉思。他凝视着窗外皑皑的雪花，思绪万千，思路渐渐地回到了那个并不十分遥远的过去，开始了他对青春往事的追忆．．．．．

方言（旁白）：在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个被生活加工好了的故事。不管结局是福是祸，也不管它是美丽还是悲伤；岁月的洗礼总能给我们留下淡淡的回忆。这或许就是生命值得延续的魅力。回忆，使我和我的几位朋友彼此牵挂，一如往昔。有人 would 认为那是清高，也有人会说这是愚蠢。但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我的

知己。我们这些各自寻找不同归宿的人，只想知道我们到底是谁。

我和高洋这帮孩子都很幸运地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北京，成长于一个不太大的部队大院里。我们从幼儿园就一起开始了摸爬滚打，那时我的小名叫方枪枪，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喜欢舞枪弄棒的缘故，所以我爹就把这个颇具挑衅的别名赐予了我。高洋比我大两岁，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孩子王。我们都很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我觉得我们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的。那时，我们的全部梦想就是热切地盼着中苏开战，而我们也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可后来中苏没打起来，我们自己倒先掐起来了。

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原北洋军阀段琪瑞的官邸、现已成某部驻军家属院的绿荫覆掩的假山中，一群少年正在认真地玩着打仗的游戏。他们每个人都穿老式的或绿或黄的军装，由于他们还未成年，军装显得颇不合身。扮演坏人头领的是一个叫方言的。他头顶国军钢盔，眼戴硕大的军用风镜，腰别指挥刀，手持王八盒子。他的身后跟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国军小弟兄。紧跟在方言左边的是高洋的弟弟高晋，高晋身后跟着汪若海，方言的右手是许逊，许逊的侧后方是卓越。众人屏住呼吸，沿着生满青苔的小路和浓密阴森的树冠警惕地搜寻着目标。

众人忽听见树丛中传来了模仿布谷鸟的口哨声，方言和几个小兄弟迅速卧倒。方言打手势示意大家别出声，他也模仿着布谷鸟的叫声对暗号。俄顷，从对面假山的一个小树丛后慢慢出现一个白脸黄发的少年。他就是高晋的哥哥高洋。高洋也是全副武装，只不过是一身八路军武工队的装扮。高洋一边把盒子枪收回枪盒、一边用脚照着他下方一个高耸的屁股狠踢一脚。

高洋（若无其事地）：起来吧，是自己人。

此人叫冯忆苦，长得歪瓜裂枣儿且面目狰狞，绰号冯裤子。冯裤子双手抱头，被踢得尖叫了一声，他忍着疼、抻长鸡脖子朝方言他们看去，又神秘地把头缩回。

第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2)

冯裤子（紧张地）：不对。他们不是胡彪，是共军！

此时，方言他们已经从地下爬起来，摆开八字形的阵势朝高洋走来。

高洋（见势不妙）：你们是哪部分的？

方言（扶正钢盔，镇定自若地）：我们是美八军五师的，你们是哪部分的？

高洋（思忖着）：美八军五师的？我怎么没听说过。别过来，这是我们的防区。

方言（当仁不让地）：这是我们的管区。

冯裤子（忽然探出头）：你们的．．．．．什么的干活？

方言（义正词严地）：八路军武工队！"卫生丸心嚼心嚼地干活"．．．．．

方言话音一落，率先开了火。众人跟着他一起开了火。许逊假装拔出一棵手榴弹扔了过去，汪若海端着机关枪一通儿狂扫，．．．．．

高洋举着盒子枪一边还击一边骂躲在小树丛里的冯裤子。

高洋："八格牙路"．．．．．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枪毙了你！

冯裤子（颤抖着）：太军，李向阳又回李庄去了，我家有地道，快到我家去躲躲吧。

高洋（抹了抹八字胡，煞有介事地）：你家有地道？到你家去吧。

高洋见卓越拔出一棵手雷要扔，他抬手就是一枪，卓越假装中弹倒地．．．．．

高晋（冲过去抱住奄奄一息的卓越）：卓越，你不能死，卓越．．．．．

方言（冲了过来）：卓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可不能死呀．．．．．

卓越（神情恍惚地）：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了以后，请不要开追悼会和搞遗体告别，请．．．．．（吃力地）请把我的骨灰，洒．．．．．洒向祖国的江河．．．．．湖海．．．．．

卓越面带微笑，慢慢闭上了眼睛。

方言（假装急了，拔出腰里的军刀）：我一定要为卓越报仇，我跟丫拼了！

高洋刚要跑，回头寻找冯裤子，冯裤子已经不见了。

高洋（大叫）：吴永贵！吴永贵！

方言抡着指挥刀冲了过来，高洋迅速朝他开枪，可是方言并没倒下，而是高洋趔趄着倒了下去，冯裤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高洋身后，是他从背后给了高洋一刀。

高洋倒地后，歪着脖子冲冯裤子翻了个白眼。

高洋（恨恨地）：你．．．．．你这个叛徒．．．．．

高洋煞有介事地蹬了蹬腿，浑身抽抽儿了两下，然后才断了气。

方言俯身去观察高洋，高洋一动不动。他伸手去探高洋的呼吸．．．．．

方言（突然冲冯裤子大叫）：你这个叛徒、内奸！

冯裤子（擤了把鼻涕）：我这叫弃暗投明。

汪若海：打丫的。

方言没管三七二十一，抬手给了冯裤子一个大嘴巴。冯裤子捂着脸哭了。

众人刚要冲向冯裤子，高洋突然跃起给方言一个大嘴巴，方言被打傻了，他委屈地看着高洋。众人全呆了，方言突然转身就跑，卓越和汪若海刚要去追方言，被高洋给制止了。

二 一座老式公共厕所外，方言背着军用书包百无聊赖地沿着大院的墙根儿走着．．．他走近厕所，听到里面有人说话，便停了下

来。

厕所内的茅坑上，从左到右依次蹲着冯裤子、高洋、高晋、许逊、汪若海和卓越，正在传着一支烟抽。厕所后面，方言举着石头正在对准粪池中的第二个茅坑瞄准，狠狠地砸了下去。

厕所内的高洋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咕咚一声，被反弹上来的粪便溅了一身。．．．．．厕所后面，方言还在朝粪池里拼命扔砖头。．．．．．镜头从方言的脚摇起来时，方言已经长大了许多，但仍带着一脸的稚气。方言还在朝粪坑里没完没了地扔砖头，从厕所里传来一阵叫骂声，方言撒腿跑掉了。．．．．．

女厕所后，又有几只脚入画，镜头摇起，依次是同样已经长大了的高洋、高晋、冯裤子、许逊、汪若海和卓越，他们同时举起砖头，一齐砸向粪坑，厕所里传来一片尖叫声，几个不同年龄的妇女，狼狈地提着裤子，叫骂声此起彼伏。．．．．．

第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3)

几个人大笑着跑了。

时令很快到了七十年代中．．．．．

三 某部大院，刚刚中学毕业的方言进了院子，孤独地沿着大院的墙根走着．．．．．高洋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拔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车的前大梁上坐着个女孩，长得像个洋娃娃，她就是李白玲。高洋晃晃悠悠的骑了过来，方言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他低着头装没看见高洋，高洋骑到方言跟前，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膘着方言，李白玲在车梁上笑盈盈地看他。

高洋（漫不经心地）：我要当兵去了。

方言低头不语。

高洋（沉吟了一下）：是那个特有名的三十八军的一个装甲部队，抗美援朝就是他们打的。（方言半信半疑地撩了他一眼）真的，不骗你，我爹的一个老战友现在就在那个军当军长呢，看过电影《奇袭》吗？（方言点点头）那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改编的。

方言不屑地撇了撇嘴，偷膘一眼李白玲．．．．．

李白玲（天真地补充着）：你不是说《上甘岭》也是根据他们的事儿改编的吗？

方言偷膘李白玲．．．．．

高洋（添油加醋地）：还有《英雄儿女》和《打击侵略者》全是说的我们军的事儿。

李白玲（笑了）：你们军？

高洋：嗨，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方言（低声细语地）：什么时候走？

高洋（长辈似的口吻）：我发现你挺记仇的啊。方言：谁呀．．．．．

高洋（故意地）：真没劲。

方言：你有劲。

高洋盯着方言看，方言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强忍着不笑。

高洋（逗他）：笑了笑笑了笑．．．．．

方言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

方言：操，真没劲。

李白玲：你们怎么都跟小孩儿似的？

方言：本来就是，就好象你多大似的。

高洋（攥住方言的手）：哎，晚上咱们去老莫儿呀？

方言（点头）：就咱们俩？

方言说完瞭了李白玲一眼，高洋似乎明白他的意思，他把方言的手递给李白玲。

高洋：这是海军的李白玲，她爹原来是我爹的警卫员。

方言（握住李白玲的手）：真的假的？

李白玲（笑）：他的话你也信？

高洋：她现在给我当警卫员，不过我马上就不需要了，就让她跟着你吧。

方言：你以为我需要？

李白玲（把手抽回）：好象谁爱理你似的。

高洋：哟，端着？

方言：你这不是糖衣炮弹吗？

高洋：管她什么"蛋"呢，能孵出小鸡来就是好蛋。

李白玲：你们拿我当什么了？

方言听到头顶上有人在笑，他抬头看去，墙头上依次坐着高晋、许逊、汪若海、冯裤子和卓越，他们看着方言大笑，方言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方言（旁白）：我认识李白玲的当天，我们一帮人在老莫儿狂撮了一顿，也算是为高洋钱了行。那天高洋喝多了，冯裤子也喝高了，

并且搂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说了一番革命家史，把我也弄得怪不好受的，我们争先恐后的发言，掏心窝子似的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莫斯科餐厅里，众人围着一张桌子摆出最后的晚餐造型，同时看向镜头。（定格）

四 莫斯科餐厅，一个角落里，众人围着一张杯盘狼籍的桌子推杯换盏。冯裤子搂着方言正在推心置腹地唠叨着，他已然是泪如泉涌："方言你知道吗你．．．．．你不理我，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你．．．．．那就他妈不是人过的日子。"

方言（已被深深打动）：我也是，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们的，离了你们这些年，我就像是一个地下工作者跟组织失去了联系一样。我这心里急呀，我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我翘首期盼着能和组织早日接上关系。

卓越（凑上来）：你那种心情我们特能理解，都望眼欲穿了吧？特像风筝断了线吧？

方言（不住地点头）：没错，你说得真对。卓越，那你干嘛不来主动找我？

第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4)

卓越（朝对面努嘴）：是首长不让，我有什么辙。

高洋搂着李白玲，两个人的脸挨得很近，正在窃窃私语。

方言偷瞟他们，正好和李白玲的目光相遇，李白玲朝他挤眉弄眼，方言脸红了。

李白玲拿出根烟点上抽了一口，朝天上吐了个大烟圈，高洋用中指去捅烟圈。

李白玲（打高洋）：真流氓。

高洋笑着从她手里接过烟猛抽一口，吐了个大烟圈，李白玲追着烟圈吸进了口中。

冯裤子（扒拉开卓越，搂着方言继续絮叨）：你兄弟我真不是那种当叛徒的人，我那天真不是成心想出卖高洋．．．．．

方言没心思听冯裤子絮叨，他一直在观察李白玲的举动。

汪若海（凑上来）：歇了吧你，你丫那次就是一甫志高，人方言给你一大嘴巴是轻的，要搁我．．．．．非代表党和人民毙了你丫的不可。

冯裤子（拉长了脸）：就是毙我也轮不着你呀。

汪若海：瞧你丫那德行，懒得理你。

席间，许逊和汪若海来到卫生间解手，邂逅了某大院女孩乔乔。乔乔的天真质朴深深地吸引了汪若海和许逊。他俩不顾一切地尾随乔乔来到她居住的院内，可乔乔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当他俩四处搜寻时，居住在该院的吴胖子和刘会元等人将许逊和汪若海团团包围，一场殴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五 莫斯科餐厅男厕所内，许逊和汪若海并排对着小便池撒尿。

汪若海（探头去看许逊的家伙）：哟，够个儿啊。

许逊（不好意思地）：别逗，我尿不出来了。

汪若海伸手要去摸。

许逊：啧，只许看，不许摸。

汪若海（好奇地）：你什么时候发育的？

许逊：你管着吗？

汪若海尿完抖了抖，走到许逊身后突然提住了他的裤裆。

许逊：你丫快松手，我尿不出来了。

汪若海：你不告诉我我就不松。

许逊：哎哟，你轻点儿！好好好．．．．．

汪若海：快说吧。

许逊：那你说怎么才算发育呀？

汪若海（猛拎他裤裆）：甬跟我装傻。

许逊：哎哟．．．．．我真的不知道，你快松手，我不行了。

汪若海：你说不说？

许逊：是不是就那个了，才算发育呀？

汪若海（笑了）：哪个呀？

许逊：你丫别逗，我真不知道。

汪若海和许逊觉得身后有笑声，回头一瞧，一个上穿绿军装下穿藏蓝军裤、戴口罩的女孩快步出了厕所。许逊和汪若海面面相觑．．．．．

许逊：哎．．．．．这人是男的女的？

汪若海：废话，肯定是女的呀。

许逊：她怎么跑男厕所耍流氓来了？

汪若海：快追！

他俩跑出了厕所，冲出莫斯科餐厅，朝女孩追了上去，女孩推着自行车蹬地滑了两步老练地跨上去，汪若海和许逊推上各自的自行车，纵身跃上玩命追赶。

六 莫斯科餐厅内，冯裤子已经喝了个半晕，他把头依偎在方言的肩上，方言搂着他，显得很难受。

冯裤子（带着哭腔说）：你．．．．．你真的肯原谅哥们儿吗？

方言：哎哟，我真的没记你仇。

冯裤子（摇摇头）：你．．．．．你没说实话，我就知道．．．．．你看不起哥们儿．．．．．

方言：真没有，你要非这样想，那我就没辙了。

高洋搂着李白玲在说笑．．．．．

卓越（不耐烦地）：方言，你别理丫的，没劲。

冯裤子：你．．．．．你不准不理我，你要是不理我了．．．．．你就是一叛徒，方言方大人，你．．．．．可不要学那．．．．．《甲午风云》里那．．．．．方伯谦，他可就是一叛徒卖国贼。

方言：我向毛主席保证还不行吗？咱们觉悟没那么低，怎么着也得学人邓世昌呀。

冯裤子（激动得又哭开了）：我．．．．．真佩服你．．．．．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真该好好向方大人学习．．．．．

第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5)

冯裤子说着说着就要给方言下跪，被方言给拦住了。

方言：哎．．．．．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李白玲：哎呀，你们怎么老是这些车轱辘话呀？真没劲。高洋：没事儿，你就让他们说去，他们兄弟一场也不容易。

李白玲：我就最不爱看男的动不动就流眼泪了，没出息。

冯裤子：你．．．．．你有出息，咱看谁．．．．．将来有出息。

卓越：瞧你丫那"松"样儿，出息不了哪儿去。

冯裤子（虚着眼冲高晋）：你丫．．．．．有什么本事？不就会仗着有一哥哥，有本事你自己玩儿一个，别老"踩乎"我．．．．．

高晋（抬手给冯裤子后脑勺一巴掌）：你丫这张破屁股嘴说谁呢？好好看看，我他妈是卓越吗？（众人大笑）刚才是卓越"踩乎"你呢。

冯裤子要抱方言，方言一闪，冯裤子抱了个空，一下出溜到桌下去了，方言去搀他。

卓越：别理这孙子。

高晋：哎，许逊和汪若海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众人一愣．．．．．

六 许逊和汪若海跟随女孩拐进一居民区院里，骑了一段发觉不对，这是个四通八达的楼区。汪若海已经满头大汗，吃力地蹬了两下，脚支地停下来。许逊从后架上下来，朝对面楼上观望，汪若海掏了根烟点上。许逊走到一个单元前察看楼前的自行车，发现了一辆"二六"型女车："哎，这不是她的车吗。"

汪若海（骑车过来看）：这儿的女车多了，你怎么知道这是她的？

许逊：没错。（伸手去摸车座）你摸摸，你摸摸，这座儿还是热的呢。

汪若海：真的假的？

许逊：孙子蒙你，你摸呀，还挺烫手的呢。

汪若海半信半疑地伸手要去摸，他犹豫了一下没摸。

汪若海：你丫又想给我犯坏？

许逊：你真逗，这我能犯什么坏呀。（许逊把脸贴车座上）你瞧，这有什么呀。（他用鼻子嗅了嗅车座）哎哟，真香，有股．．．．．有股奶油味，你闻闻，闻闻．．．．．

汪若海：我不闻，她要放过一屁你也闻？

汪若海的话音一落，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他俩顿时成了落汤鸡。

汪若海（冲楼上大骂）：我操！这是他妈谁呀？

许逊：嘿．．．．．你丫下来！我打你丫的！

二楼窗户上站了个胖男人，此人正是吴胖子，他朝下狠啐了口痰。汪若海和许逊后撤了两步。

汪若海：孙子，你丫下来！

吴胖子：你们丫别走啊，我这就下来。

许逊：孙子不下来。

吴胖子：孙子不等我。

吴胖子把两根手指捅嘴里，吹了两下没吹响，他甩了甩手，又接着吹，好容易吹响了，然后，漫不经心地趴在窗户上看着下面。

许逊：哟，咱哥儿俩八成遇上梁山泊好汉了。

吴胖子（大笑）：正是正是。

汪若海正在纳闷儿，忽然从四面八方的单元里冲出来黑压压的一片人，手里还都拿着家伙，潮水般地向他们涌来，还没等他俩回过神来，瞬间就把他俩给包围了。为首的正是刘会元。汪若海和许逊被这阵势给吓着了，他俩紧张地靠在一起。

吴胖子（趴窗户上笑呵呵地）：嘿，知道吗？这儿不是梁山泊，这是吴家庄。

刘会元两手的袖口里一边藏着一根擀面杖。

刘会元（冲楼上吴胖子）：不对吴胖子，应该是刘家庄啊。

汪若海（不耐烦地）：管你们丫什么庄呢，照打不误。

许逊：你们丫别仗着人多。

吴胖子：够猖的啊，偷自行车都偷我们院儿来了。

许逊：谁偷自行车了？

吴胖子（双掌一合，枕在脸上）：那你刚才那儿干嘛呢？

许逊（低声叨叨）：你管着吗。

吴胖子（突然狠拍窗台）：是人就得管！今儿我还非得替政府好好管教管教你们，把你们两个小山贼给招安了不可。

汪若海：你别老窝儿里横，有本事你就赶紧下来管教我们。

刘会元：我说吴胖子，你老跟他们废什么话呀？你要不敢下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吴胖子：谁不敢下来呀，我这儿都脱了衣裳准备睡了，不信你瞧啊。

第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6)

吴胖子踮着脚，把军大衣敞开给楼下看，他里面穿着背心裤衩。

汪若海：要不然我们上去找你？

吴胖子：你别来劲啊！你们等着，我这就穿衣服下来，我吴家庄哪能跌这份儿呀，你说是不是会元？

吴胖子一边说一边煞有介事地假装要关窗户。

刘会元：你就别罗嗦了，快下来吧，要不然这战利品可就归我了。

许逊（悄声问汪若海）：怎么办？

汪若海：你跟着我。

刘会元已经亮出了两根擀面杖，挥舞着冲了上来，众人一下全扑了上来．．．．．

汪若海抓起自行车招架，许逊跟在他身后挨了好几下，汪若海抡起自行车杀开一条路，许逊跟着他跑进了单元，众人一窝蜂跟了进去．．．．．楼道内，吴胖子手里拎着把菜刀打开门，正赶上汪若海和许逊跑上来，吴胖子吓得耗子似的缩了回去。汪若海和许逊一起去顶门，吴胖子在里面使劲撑着，汪若海和许逊怎么也顶不开，眼看刘会元他们冲了上来，汪若海拉着许逊朝楼上跑去，他俩跑到四楼已经无路可逃。

许逊（呼哧带喘地）：怎么办？

汪若海（绝望地）：谁也不许投降当俘虏，操，拼了。

汪若海和许逊听到下面传来刘会元的声音。

刘会元（旁白）：吴胖子，是我，你丫开门呀。

吴胖子（慢慢把门打开一道缝儿）：人呢？

刘会元：我还想问你呢？

吴胖子：这还用问吗，肯定在楼上呢。

刘会元（薅住吴胖子的大衣领子）：出来出来，你不是说这是吴家庄吗，怕什么呀？ 吴胖子（使劲挣扎着往回缩）：不是，你放开我，我自己能出来。

刘会元松开他，吴胖子笑着把门关上了。

刘会元（砸门）：吴胖子，你丫真他妈操行，这可是你把我们招来的。告诉你，这事儿我们也不管了啊。

吴胖子一听这话，又把门打开．．．．．

吴胖子（拎着菜刀）：谁说不去了，你得允许我有武器吧，走，我跟着你。

刘会元：谁跑谁是孙子啊。

吴胖子跟着刘会元身后，众人朝楼上摸去，到了顶层也没见着汪若海和许逊的人影，众人全呆了。

刘会元（冲吴胖子）：人呢？

吴胖子：我还想问你呢？

刘会元：不会呀，这可真见了鬼了。

吴胖子：会不会躲谁家去了？

刘会元：不会躲你家去了吧？

吴胖子：我是那里通外国的人吗？

刘会元：算了，咱们撤吧。

吴胖子见刘会元和众人要走，赶紧拦住他。

吴胖子（紧张地）：别别，你们白匪军前脚一撤，红军立马就得杀回来，我怎么办？

刘会元：那你说咱们这儿到底是吴家庄还是刘家庄？

吴胖子（笑哈哈地）：都是都是，行了吧？

刘会元（扭头就走）：那你就一个人等着他们三打刘家庄吧。

吴胖子：哎哟，我算是拿你没辙了，好好好．．．．．

吴胖子见刘会元停住，他又不往下说了，刘会元刚要迈步．．．．．

吴胖子（无奈地接下去）：刘家庄！行了吧？

可刘会元并没停下，接着朝楼下走．．．．．

吴胖子（大叫）：不是，那我就再退一步，叫您刘庄主还不行吗？

刘会元：什么主我也不能陪你在这儿耗一宿吧。

刘会元说完扬长而去，吴胖子慌慌张张地往下跑．．．．．

七 北京一家有名的浴池前，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门前停满了自行车。李白玲搀着高洋，方言背着冯裤子，卓越和高晋跟着他们，众人跌跌撞撞进了浴池。浴池里被蒸汽笼罩着，高洋趴在池沿儿上，方言在给他搓澡，卓越和高晋在水里不停地打闹，冯裤子仰面朝天躺在池台上睡着了。

高洋（侧脸看方言）：你怎么不像以前那样爱说话了？

方言（腼腆地一笑）：大概是看破红尘了吧。

高洋（撇嘴）：操，什么人呀，你才多大就看破红尘了？

方言：那没辙，谁让我过早的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呢。

第7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7)

高洋：别逗了，我发现咱们院这帮人里，就你早熟。我还不知道你．．．．．一有女孩儿在，你准特装深沉。

方言（脸红了，拿毛巾抽他）：谁．．．．．呀。

高洋：你！你还不好意思了？

方言：哎，真的，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高洋：在冰场拍的。

方言：好拍吗？

高洋（咧了下嘴）：挺难的。

方言：那你是怎么拍上的？

高洋：一次不行两次，反正照死了拍呗。

方言：那你脸皮可够厚的。

高洋：拍婆子就得脸皮厚。

方言：那要万一拍不上呢？

高洋：没有拍不上的。

方言：不可能。

高洋：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着过拍不上的呢。

方言：哎，那你拍上她以后都干什么了？

高洋：你说李白玲呀？（方言点头）没干什么。

方言：谁信呀。

高洋：嘿．．．．．你打听那么多干嘛？

方言（笑了）：不是，我就是好奇，真的，你就跟我说说怎么啦。

高洋：那你可不许瞎说去啊。

方言：我向毛主席保证！

高洋：其实也没怎么着，就是每天约她出来滑冰和吃饭来着。

方言（失望地）：没劲。

高洋：我骗你干什么呀。

方言：哼，你可不能做负心人，把人家玩儿完了给抛弃了啊。

高洋：我们又没有海誓山盟，谈不上谁抛弃谁。

方言：得了吧，我看你们俩那亲热劲，可不是一般关系了。

高洋（倏然坐起）：你什么意思方言？

方言：没什么意思，我就觉得你不应该那么轻浮。

高洋：哟，你怎么跟我爸似的教育起我来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上她了？你要是喜欢她，我就把她让给你。

方言（不以为然地）：操，怎么可能呢，再说，我也不喜欢这种特轻浮的女孩。

高洋：假正经，你怎么知道人家就轻浮了？

方言：你自己心里最明白。

高洋（大笑）：方言，你少跟我来这套。

冯裤子睡在池台上，一不留神轱辘到了水池里，慢慢沉了下去，高晋要去拉他．．．．．

卓越：：别理丫的。

片刻，高晋见冯裤子沉在水底还不上来，他和卓越面面相觑．．．．．

高晋：别给淹死了。

卓越和高晋扑腾过去把冯裤子从水下捞了上来，把僵硬的冯裤子托出池子，放在池沿儿上，冯裤子脸色铁青，身体笔直地躺着一动不动。

高晋（大叫）：哥，坏了坏了，冯裤子可能给淹死了。

卓越把耳朵贴在冯裤子的心口上听，澡堂子里的人全围了过来。

高洋（过来扒拉开卓越）：我还是头回听说澡堂子里能淹死人的，让我瞧瞧。

高洋先摸摸冯裤子的呼吸，又把脸贴下去听。

方言：赶快做人工呼吸呀。

高洋去掰冯裤子的嘴，怎么也掰不开，方言伸手去掐冯裤子的两腮，冯裤子的嘴里突然像喷泉一样，喷出一股污七八糟的汤汤水水来，高洋猝不及防被喷了一脸。

高洋：我操，这孙子也忒脏了。

众人哄堂大笑．．．．．

高洋一生气，抬脚把冯裤子给踹下了池子，冯裤子在池子里拼命挣扎着．．．．．

一个五大三粗的胖汉子服务员冲进来．．．．．

胖汉子（恼羞成怒）：你们太不象话了，这是公共浴池，不是游泳池，都给我出去！ 群众甲：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群众乙：把他们赶出去。

方言：凭什么呀？

卓越：就是，这又不是你们家，我们是花钱来洗澡的。

高洋：我们还没洗完呢。

胖汉子：洗个蛋！

方言（嬉皮笑脸地）：就是还没洗蛋呢。

众人全乐．．．．．

胖汉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揪住方言的耳朵往外拖．．．．．

胖汉子：你给我回家洗蛋去吧！

方言（疼得嗷嗷叫）：哎哟．．．．． 太君，你的轻点
儿．．．．．

第8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8)

卓越（在池子里幸灾乐祸地起哄）：拉出打，一定要让他说出来。

胖汉子又趔回来揪高洋，高洋一躲，胖汉子用力过猛，四脚朝天摔了出去，高洋乘机跑掉了，高晋和卓越赶快拉着半迷糊的冯裤子朝外跑．．．．．

八 乔乔家是一套老式的三居室，家里的大人均被下放了，只有一个乔乔在留守，她长得不算漂亮，但那张总是带着甜蜜笑容的脸十分生动可爱．．．．．汪若海俨然一个主人躺在客厅的老式沙发上。

许逊（围着屋子瞎转悠）：哎，咱俩可是要交桃花运了啊。

汪若海：你别高兴得太早，没准儿这是一美人计呢。

许逊（不以为然地）：不会的，过去我老从书上看到英雄救美，怎么也没想到还会有美人救英雄的啊。

汪若海（一撇嘴）：歇了吧，她算什么美人呀。

许逊：我发现你的审美标准跟我不一样，反正我就喜欢这样的。

汪若海（忽然想起什么）：她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回来？不会出卖咱们吧？

许逊：不可能，她心眼儿没那么坏。

汪若海：哟．．．．．你是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许逊：西施是谁呀？

汪若海：真笨，西施都不知道是谁。

许逊发现里面墙上挂把吉他，他摘下来给汪若海看。

许逊：这是什么乐器呀？

汪若海：吉他呀，这都没见过呀？（许逊摇头）你没看过电影《宁死不屈》呀？

许逊：看过。噢．．．．．我想起来，那游击队战士不就老弹这个给女的听吗。

汪若海：他那是臭显呢，想拍那俩女孩儿。

许逊（胡乱扒拉了两下）：挺好听的啊。

汪若海：你别乱动人家东西。哎，你快到窗户上去看看。

许逊放下吉他，进里屋去窥探．．．．．与此同时，乔乔进了单元朝楼上走，路过吴胖子家门口，乔乔偷听里面的动静，她见没动静便朝楼上走，她没留神脚下，被一个破脸盆给绊了一下，发出了巨大的响动，乔乔听到吴胖子家有了动静．．．．．

吴胖子（旁白）：谁呀？（停顿一会儿）操，刘庄主，你丫不带这样的啊，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啊。你老开这样的玩笑，我心脏病要是发作了可是要抽最少一星期羊角疯的啊。乔乔忍住笑朝楼上跑去．．．．．

九 乔乔家，汪若海和许逊听到有轻微的敲门声，两个人顿时警觉起来。

汪若海（竖着耳朵听）：是三长两短吗？

许逊：好像是吧。

汪若海躲到门后，示意许逊开门，许逊慢慢打开门，乔乔笑着溜了进来。

汪若海：怎么那么半天呀？

乔乔（天真地笑着）：哎呀，别提多逗了。

许逊（跟着乔乔屁股后）：怎么啦？

乔乔往沙发上一靠，笑个不停，许逊过去胳肢她。

乔乔（躲闪着）：哎呀．．．．．痒痒死我了．．．．．

许逊（不停手，继续胳肢乔乔）：你说不说呀．．．．．你？

汪若海看着许逊的举动两眼直发呆。

乔乔（摆脱他）：哎呀，你别闹了。（许逊还要继续，她打了个手势）嘘．．．．．

许逊和汪若海屏住呼吸听动静，乔乔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走到门口去观察。

汪若海：哎呀，没事儿了，你怎么老是那么大惊小怪的。

汪若海又躺回沙发上。

乔乔（朝他们摆手）：什么叫大惊小怪，我这是提高警惕性，吴胖子那人可狡猾了。许逊：你吓唬谁呀。

许逊又要去胳肢乔乔，乔乔躲开了。

乔乔：哎呀，你还没完了？

汪若海：就是，许逊，你就不能老实呆会儿。许逊（不乐意地）：怎么啦？

汪若海：什么怎么啦，这是敌战区，咱们现在还没脱离险境呢。

许逊：不是，有什么呀，老子现在就大摇大摆的出去，我看他们丫的敢怎么着。

乔乔（拉住他）：你这是白白去送死，那个叫刘会元的手可黑了。

许逊（有点犹豫）：哎呀．．．．．你放开我。

第9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一集(9)

汪若海：乔乔，你让他去。（冲许逊）你要是想当叛徒出卖我们你就尽管去好了。

许逊（踟躇不前了）：说实在的，我也就是怕连累乔乔。要不然．．．．．

乔乔：我才不怕他们呢，我是替你们俩担心。

汪若海（不乐意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胆小呀？

乔乔：不是，是怕你们吃亏。

许逊：哼，是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汪若海（突然蹿起来）：走，咱找丫吴胖子去。

乔乔（拦他们）：哎呀．．．．．你们可千万别在这儿惹事了，这要是让我们院儿大人知道了，我可就完了。

突然，门外有响动，接着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吴胖子光着脚捂了件军大衣，屁滚尿流的跑下来险些绊倒，跟耗子似的溜回了家。汪若海和许逊全愣了。

乔乔：坏了，准是吴胖子偷听来着。

汪若海：走，许逊，咱俩上他家去。

乔乔：你们可小心啊，吓唬一下就行了，他可真有病。

汪若海和许逊已经出门，乔乔刚要关门，许逊又蹿回。

许逊：哎，我忘了问你，你为什么跑我们男厕所去了？

乔乔（大红脸）：你管着吗，我愿意。

许逊（嬉皮笑脸地）：你不怕我们拿你当流氓抓起来呀？

乔乔（嫣然一笑）：讨厌。

她往外推许逊．．．．．

许逊（撑着门）：我们呆会儿要是碰上麻烦，你还得来救我啊。

乔乔（撅起嘴）：我再也不管你们的破闲事儿了。

许逊（严肃地）：好好孝敬妈，你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啊。

乔乔（认真地）：你们俩不许回来了啊！

许逊：别别，我还没．．．．．

许逊话没说完被不耐烦的汪若海给拉走了。

十 浴池休息室里，高洋、方言、卓越和高晋一人叼了根烟，四个人盘腿坐床上在玩扑克牌。高洋一边玩着牌一边不时地瞟着对面柜子顶上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冯裤子趴在床上脸朝下一个劲的打酒隔。

方言（出了张牌）：哎，不对。

方言想把牌收回，被高洋按住。

高洋：落地生根，不许玩儿赖。

方言：谁玩儿赖了，我刚才看错牌了。

高晋：那不行，牌落地就不能拿回去了。

卓越（帮着方言）：你们刚才不是也悔牌来着？

高洋：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哪有拉出来的屎还带缩回去的呀？

方言：哎，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从前啊．．．．．有两个人是兄弟俩，哥哥叫"刚才"，弟弟叫"后来"。有一天哥哥刚才在大马路上拉了一泡特臭的屎，哥哥拉完以后刚走，弟弟后来就来了，刚好被一个警察逮住了。警察问弟弟后来，这泡屎是不是你拉的？弟弟说不是我拉的，是刚才拉的。弟弟说完刚想走，警察一把揪住他说，刚才拉的也不行，跟我走。弟弟后来急了，他指着哥哥刚才说，我说的是那个叫"刚才"的人拉的，警察这才明白过来，他又把哥哥刚才给抓住审问，你怎么在大马路上拉屎？刚才说这不是我拉的，是后来拉的。警察生气地说，后来拉的就更不行了。后来一听不干了，他冲警察说，真不是我拉的，是刚才拉的，刚才说是后来拉的，后来说是刚才拉的，把警察给弄傻了．．．．．

众人正在开怀，就听身后一声怒吼，被吓了一大跳，回头看见那个胖汉子怒发冲冠。

胖汉子：混蛋！你们这群小顽主，是谁在浴池里拉了泡屎？

高洋：我们哪儿知道呀，您别冲我们嚷嚷呀。

胖汉子（上来揪高洋）：我看就是你小兔崽子干的。

高洋（护着头）：真不是我拉的。

胖汉子：那你说是谁拉的？

高洋：是刚才拉的。

卓越和高晋全乐了．．．．．

胖汉子：刚才拉的？什么时候拉的也不行。

高洋（指着方言）：真是刚才拉的，他就叫刚才。

胖汉子（扭脸瞪着方言）：好啊，我就知道是你小子拉的。

胖汉子就像老鹰抓小鸡那样，一把将方言拎起夹在腋下朝浴池走。

第10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

方言（挣扎着）：你放开我，我向毛主席保证不是我拉的。

胖汉子：少废话，今儿我非让你怎么拉的就给我怎么缩回去不可。

方言：我．．．．．我冤枉死了我．．．．．

卓越（跑上来）：我说同志，真不是刚才拉的，是后来拉的，真的，孙子骗你。

胖汉子：后来拉的就更不行了！

卓越笑着跑了．．．．．

方言（指着冯裤子）：他说的后来就是他，他就叫后来。

胖汉子扔下方言，朝冯裤子扑去，冯裤子正仰面睡在床上打呼噜，被胖汉子拎起来夹腋下往浴池走，冯裤子一点反应也没有．．．．．

方言：高洋，你丫够损的啊。

高洋（匆忙穿衣服）：快，快穿衣服颠吧。

众人纷纷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高晋：那冯裤子怎么办？

高洋：管丫的呢。

高洋一边穿衣裳一边观察对面衣柜顶上的那双三接头皮鞋．．．．．胖汉子夹着冯裤子到浴池边，将冯裤子扔进浑浊的水池，冯裤子直接沉了下去。

胖汉子（骂骂咧咧地）：今儿我非让你把这池子水给我喝干了不行。

片刻，冯裤子挣扎着从水里冒了出来．．．．．

冯裤子（边扑腾边大叫）：哎哟．．．．．我的爸爸哟，我这是在哪儿呀．．．．．

第二集

许逊和汪若海为了雪耻，叫上方言和冯裤子等人来找刘会元和吴胖子复仇。不料想，方言、李白玲、高晋、卓越和冯裤子等人均被带进了拘留所。许逊和汪若海虽然侥幸逃走，但不久，许逊为救汪若海将刘会元致伤，也进了拘留所。众人在公安分局办的学习班里又相聚了。

一 高洋坐在一辆吉普车驾驶室里，拿出那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往脚上穿。

高晋：哥，合适吗？

高洋（轻松地穿上鞋）：有点大。

高晋：那我合适呀。

高洋：你先让我穿两天。

高洋拿钥匙试着点火，高晋和卓越坐在后排紧张地看着。

高晋：哥，你会开吗？

高洋：这车还用会呀。

话音刚落，高洋打着了火。

卓越（激动地）：哎，着了，着了。

高洋一松离合器，吉普车蹿了出去，没跑多远又熄火了。高洋再次启动，吉普车又蹿了出去，沿着马路画起了八字。

二 浴池前街道上，众人上来刚要推方言和李白玲下井，只见胖汉子手里拎了根大铁棍暴跳如雷地从澡堂里蹿出来，嘴里大喊着："你们这群小丫挺的！"边喊边挥舞着铁棍一路杀来，众人抱头鼠窜。方言和李白玲被捆在一起无法动弹，胖汉子冲到他俩跟前，举起棍子停在半空……

胖汉子（冲方言）：你个小王八羔子，竟敢偷我的皮鞋。鞋呢？

方言：什么鞋？我不知道。

胖汉子（揪住方言耳朵）：少跟我装傻，是不是你偷的？

方言：什么鞋呀？真不是我偷的。

胖汉子：和你一块的那几孩子呢？

方言：不知道。

李白玲：大叔，您先给我们松绑，我带您找他们去。

胖汉子：小圈子，谁是你大叔。（胖汉子揪住方言）跟我上派出所去。

胖汉子话音刚落，咕咚一声掉下了地沟--方言和李白玲定神一看，是冯裤子。

胖汉子（在地沟里呻吟）：哎哟，我的妈妈哟.....你们这群小兔崽子哟。

冯裤子（朝井下吐了口痰）：活该，谁让你虐待我来着。

方言：快给我们松开呀。

冯裤子给方言和李白玲松绑。

三 车里，高洋紧张地注视着前方，吉普车沿着街道七扭八歪地开了过来.....

高晋：哥，你行吗？要不然我来得了。

高洋：别分散我的注意力，这破车怎么开不快呀。

卓越：你老是一挡，怎么不换挡呀。

高洋：怎么换呀？

卓越：干脆我来得了。

高洋：边呆着去。

高洋一脚油，吉普像拉了胯似的往前蹿.....浴池前井盖前，胖汉子从井里伸出大花脸四处寻摸，他吃力地往外爬。吉普车的声音由远而近，卓越回头发现有辆三轮摩托从后面追了上来，车上坐着三个警察。

第1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2)

卓越：坏了，雷子来了。

高洋加大油门往前开去。胖汉子就要爬出地沟，高洋驾驶的吉普车歪七扭八的冲了过来，胖汉子眼瞅着吉普车越来越近，吓得又掉了下去，吉普车的左前轮瞬间卡在了地沟里。高洋刚推开车门，警察就到了，三个人束手就擒。

四 乔乔家楼下，乔乔从单元里出来，观察四周没人，她走到井盖前，趴下听了听，不见有任何动静。她小声喊道："哎，有人吗？听见没有啊？"见没有回答，乔乔用手敲敲井盖，并且仍是三长两短，仍是没有任何回应。她试着去搬井盖上的大石头，费了好大的劲才挪动一点，她再一用力，手没抓住，整个身体后仰倒了下去，乔乔坐在石头上一边大喘气一边委屈地哭开了。

许逊（旁白）：你哭什么呀，我们还没死呢。

乔乔愣了一下，立即破涕为笑。

乔乔（冲井盖）：我刚才叫你们怎么不答应呀？

许逊（旁白）：我没法答应，臭袜子堵着我们嘴呢，我好不容易才弄开。呸！真你妈臭，呛死我了。

汪若海（旁白）：嘿，快给我们开井盖呀。

乔乔：我一个人搬不动。

汪若海（旁白）：真笨。

乔乔：你们才笨呢，我说让你们别去你们不听，结果中了敌人的奸计了吧。

许逊（旁白）：哎哟，废什么话呀。快想办法让我们出去呀。

乔乔：你们等我会儿，我去找人啊。

乔乔站起来刚一转身，刘会元在她身后笑呵呵地看着她。

刘会元：乔乔，他们是你什么人呀？你这么舍身忘死的救他们。

乔乔：我愿意怎么啦？他们是我的阶级兄弟。

刘会元：我要不看你是一女孩，我早把你也给塞井里了。

乔乔：你敢，我非告诉你爸你妈不行。

刘会元：你动不动就会向大人告状，算什么本事呀。

吴胖子（在楼上窗户）：刘庄主，算了，算了，别跟一小女孩一般见识。看我面子上放了他们吧。

刘会元：你算老几呀？我凭什么看你面子？

吴胖子：好好好，就算你看在乔乔的面子上还不行吗？

乔乔：就是的，咱们都是一个院的，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吴胖子（附和着）：就是，人家乔乔他爹和我爹当年是一块参加革命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她爹还救过我爹的命呢，后来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我爹也救过她爹一命呢。

刘会元：歇了吧你，那也没我爹和乔乔她爹的关系更亲密啊。我爹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乔乔她爹还在家给地主放牛呢，后来是我爹愣把乔乔她爹给从牛背上抱走的，她爹那时候还没乔乔现在高呢，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还是我爹背着她爹过来的呢，要没我爹哪有她爹呀，那也就没有现在的乔乔了。你说是不是，乔乔？

乔乔（听着有点晕）：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爹跟我说过呀？

刘会元：也是，你爹那人那么要面子，哪儿好意思对你说这些呀。

吴胖子：噢，要照你这意思，乔乔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还得感谢你爹了？

刘会元：那当然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能有今天也幸亏乔乔他爹。

乔乔（好奇地）：为什么呢？

刘会元：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你爹虽然参加革命比我爹晚，但是你爹结婚可比我爹早多了，我爹挺进大西南的时候还是光棍一个，我现在的妈当时在你爹那个部队当护士，要不是你爹把我娘介绍给我爹，哪有今天的我呀。

乔乔（扑哧笑了）：真的假的呀？

刘会元：真的，真的，孙子蒙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你爹去呀。

吴胖子：乔乔，你听他的呢。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现在的妈最早还是我爹的女朋友呢。

乔乔（惊讶地）：真的呀？

吴胖子：孙子蒙你。我爹那时候跟你妈在秘密恋爱，你爹不知道，后来你爹就向你妈表示来着，我爹为了照顾你爹的情绪，干脆就把你妈让给你爹了……

吴胖子的话没讲完，就被井下的叫声给打断了……

汪若海（旁白）：嘿，什么你爹你妈的，快放我们出去！

第1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3)

刘会元（跺了下井盖）：嚷嚷个屁！

乔乔：那你就看在你爹和我爹我妈的交情，快把他们放了吧。

刘会元（嬉皮笑脸地坐石头上）：你看你乔乔，咱两家关系那么好，而且又住一块，你过去见我从来都不搭理我，装得陪儿清高。

乔乔：谁呀，那你也从来没主动搭理过我呀。

刘会元：哟，这你可不实事求是了吧？从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主动跟你说过话，你根本就不正眼瞧我，后来你长大了，我就更不敢跟你说话了。

乔乔：为什么呀？

刘会元：我特怕一跟你主动说话，你转身就告我爹了。

吴胖子（趴窗台上答腔）：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乔乔：为什么呀？你们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

井下的许逊（旁白）：哎，你们能不能先歇会？先放我们出来再接着拍。

刘会元（跺井盖）：住嘴！我们这还没说完呢。（冲乔乔接着说）你想啊，我只要一跟你主动讲话，像你这么正派的女孩，肯定会以为我不正派。

吴胖子（附和着）：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乔乔（笑）：怎么会呢，没那么悬乎吧？

刘会元：是呀，通过今晚咱们这么一交流，我也直纳闷，心说乔乔不是那么不好接近呀？我发现你这人挺平易近人挺好拍的呀。

吴胖子（附和着）：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刘会元：其实你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早就拍上你了，何必非要等到现在呢。

吴胖子（附和着）：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乔乔（严肃起来）：你说什么呢？

刘会元（自知说漏了嘴，仰脸冲吴胖子）：吴胖子，你能不能闭上你那破嘴！

吴胖子把头缩了回去。

汪若海（旁白）：嘿！还没完呢？

乔乔：你快放他们出来呀。

刘会元（站起来）：那你得答应我以后跟我说话？

乔乔：那也得看说什么了。

刘会元：说什么都行，只要你能跟我说话就行。

乔乔：那不行，我们不能老说些无聊的话。

许逊（旁白）：你们现在可够无聊的啊！

刘会元（跺井盖）：嘿！再不闭嘴，还想不想出来了？（冲乔乔）行行行，你只要想聊什么，我就跟你聊什么呗。

乔乔（点头）：可是……我要不主动和你讲话，你不许和我说话啊。

刘会元（勉强点头）：那你也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搭理这俩孙子。

乔乔：那你也得答应我，不许再打他们。

刘会元：行，我答应你。

刘会元俯身把石头搬开，一个男孩把井盖拉开了。

许逊和汪若海背靠背地被捆在一起，冻得直哆嗦。

许逊：冻死我了，快拉我们上去呀。

刘会元：嚷嚷个屁。

吴胖子（在窗户上喊）：嘿，我的袜子呢？

几个男孩趴下去把许逊他们给拽了上来。

刘会元：告诉你们，以后不许再来我们这，赶紧滚蛋，别让我再见着你们。

许逊朝乔乔挤挤眼，汪若海骑上自行车带着他走了……

五 方言、冯裤子和李白玲在马路上四处寻找高洋他们。

方言：高洋他们真不仗义，也不等我就跑了，还不如李白玲呢。

李白玲的半张脸黑里透紫，她得意地靠近方言，方言搂着她。

方言：还疼吗？（李白玲摇头）要不然我陪你上医院看看去。

李白玲：不用了，你能背背我吗？

方言（做了个半蹲的姿势）：来吧。

李白玲在他身后小跑两步，蹦上了方言的背。冯裤子跟在他俩后面妒忌地看着他们。

李白玲（趴在方言肩头）：我发现你打人挺狠的。

方言：那也没我爸打我狠，你爹打过你吗？

李白玲：从来没有。（仰起脸陷入遐想）小的时候，我爸爸最爱像这样背着我了，我一生病，我爸爸就这样背着我去卫生所打针去。

方言：你怕打针吗？

李白玲（微微颌首）：怕极了，但我当着我爸爸从来没哭过。

第1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4)

方言：可你今天当着我哭了。

李白玲（拍方言的肩膀）：讨厌，不许笑话我啊。

冯裤子跟在他们身后，明显的感到他俩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他紧赶两步追上他们.....

冯裤子：你们也够可以的，方言，把哥们儿一人给撂澡堂，全跑了。那泡屎是不是你拉的方言？

方言（笑）：乌龟王八蛋拉的。

李白玲：这种事也就卓越能干得出来。

冯裤子：害得哥们儿给那胖猪搓了足有十斤泥不说，他还愣告诉说要收我为徒，在那破澡堂子里给他.....

方言和李白玲根本没注意听冯裤子的话，冯裤子尴尬地没往下说。

李白玲（把头轻轻搭在方言肩上）：哎，你累了吧？

方言：不累，你一点都不沉。

李白玲：那我背你吧。

方言：不用，再说你也背不动我。

李白玲从方言身上下来，也不管方言愿不愿意，愣要背方言。

李白玲：你看我背得动你吗，快点呀！

方言不好意思地趴在李白玲背上。

李白玲（背着方言朝前走）：怎么样，你也没多重呀。

冯裤子：方言比我重多了，我比他轻，不信你背我一个试试。

方言：不用试，我们信。

冯裤子：我给你们猜个谜吧。

李白玲：好啊。

冯裤子：从前有一瞎子和瘸子结伴赴京城赶考，瞎子背着瘸子，瘸子给瞎子指路，瞎子背着瘸子过了一座桥，瞎子问瘸子，刚才这河

里是不是有女的洗澡呀？瘸子一愣，心说他是个瞎子，怎么会知道河里有女的洗澡呀？而且什么动静也没有啊。

李白玲（好奇地）：就是呀，他不是个瞎子吗？

冯裤子：我就是让你们猜瞎子是怎么知道河里有女的洗澡的？

李白玲：是不是那瞎子装瞎的呀？

冯裤子：不对。

李白玲：我知道了，肯定是那瞎子听见河里有洗澡的声音了。

冯裤子：不对，我不是已经说了这河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吗。

李白玲（歪脖子看正在思忖的方言）：哎，那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方言，你快说呀。

方言（看着冯裤子突然笑了）：冯裤子，你可真操蛋。

方言从李白玲背上跳下来要打他，冯裤子笑着闪开了。

李白玲：哎呀，到底是怎么知道呀？

方言：你去问冯裤子吧。

李白玲：哎哟，急死我了。你就快告诉我吧。

方言：我没法告诉你，这冯裤子忒坏了。

李白玲：哎呀，我就让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不理你了。

方言：好好好，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李白玲：我保证。

方言凑近她耳朵嘀咕了一会，一旁的冯裤子看着李白玲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

李白玲（捂上耳朵大叫）：冯裤子，你真流氓。

冯裤子和方言笑得前仰后合。

方言（旁白）：当天晚上，高洋就被转送到了分局，高晋和卓越在派出所写了一宿深刻检查，第二天一早就被放了。许逊和汪若海连夜回院招集人马，准备和刘会元他们决一死战，而我和冯裤子一起去李白玲家刷了一夜。

方言、冯裤子 and 李白玲一起来到李白玲家。早已对李白玲垂涎三尺的冯裤子，趁方言外出之机，向李白玲表达了爱慕之情，却遭到了李白玲义正词严的拒绝。冯裤子沮丧万分，他心里明白李白玲已经开始心仪方言。当晚，李白玲向方言流露出了对他的爱慕，但方言却装做无动于衷。这使李白玲更增加了对方言的好感。冯裤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嫉妒之情更加强烈。

六 李白玲家在东城区某胡同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李白玲自己单独住在后院。李白玲掏钥匙开门进院，方言和冯裤子跟在后面。

方言（小声问冯裤子）：你来过这吗？

冯裤子（显然对这里很熟）：我们和高洋有段时间天天泡在李白玲家。

方言：在这刷过夜吗？

冯裤子：没有，她从来不让我们在这过夜。

李白玲（在前面开里屋门）：你们俩干嘛呢？快点呀。

第1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5)

方言（快步过来）：哎，你爸你妈呢？

李白玲：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冯裤子：她爹她妈不住这，就在前面那个院。

方言（问李白玲）：那你爸你妈他们不过这边来呀？

方言和冯裤子跟着她进屋，李白玲拉亮了灯，没等李白玲回答方言，冯裤子抢先说。

冯裤子：她爹她妈长期在外地，且回不来呢。

方言（埋怨地）：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李白玲进了厕所，冯裤子懒洋洋的靠在沙发上，故意冲着方言打了个臭酒隔。

方言（用手扇）：真臭，你从来不刷牙吧？

冯裤子（朝厕所喊）：李白玲，我饿了，你这有什么吃的吗？

李白玲（从厕所出来）：你怎么老爱饿呀，今天在老莫就你吃的最多。

冯裤子：别提了，哥们儿今天跟老莫吃的那点东西全吐澡堂子里了。

李白玲：你自己去胡同口的馄饨铺买去吧。

李白玲掏出五块钱给冯裤子，冯裤子没接。

冯裤子：你怎么不让方言去？

方言：废话，我又不饿。

冯裤子：方言，就冲我今天晚上救了你和李白玲，你也应该为我跑一趟。

李白玲：那倒是。

方言（不耐烦地）：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呀。

方言站起来，李白玲给他钱，他没接。

方言：我这有，干脆咱们一起去吃得了，我也有点饿了。

李白玲：我不饿，你们俩去吧。

冯裤子：哎哟，方言，你怎么学得这么罗嗦呀？你就快去吧，啊。

方言：你才罗嗦呢，冯裤子，你是不是想找一借口把我给支开呀？

冯裤子：哎哟，你可真逗，我干嘛要把你支开呀？

方言：废话，你那点阴暗心理我比谁都清楚。

冯裤子：谁心里阴暗了？噢，我让你帮我买碗馄饨我心里就阴暗了？

方言：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呀？

冯裤子：哎哟喂，这都是什么人呀，好好好，我自己去吃行了吧。

冯裤子起身拿起军大衣朝外走，走半截又停住了。

冯裤子：呆会我吃完就不回来了，方言，这下可满足你的阴暗心里了吧？

方言：你丫说什么呢？

李白玲（去拉方言）：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明白了，不就为吃个馄饨吗，怎么就和阴暗不阴暗的瞎联系呀，其实大家心里都挺光明的，谁跟谁阴暗呀。

方言：哎呀，你不懂。

冯裤子：我也没弄懂。

方言：冯裤子，你装什么傻呀！

李白玲（急了）：哎呀，都别说了。你们俩在这等着，我去给你们买行了吧。

李白玲拿起围脖往外走，冯裤子拦住她……

冯裤子：算了，还是我去吧，我这人向来就是谦让的命，苦啊。

方言：你少装可怜。

冯裤子（平心静气地）：我没装，我本来就命苦。李白玲你歇着吧，我马上就回来。

方言不屑地吧唧一下嘴，刚想说什么……

冯裤子（温和地）：方言，刚才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我这就把馄饨给你买回来。哎，对了，你想吃几碗呀？（方言不吭声，乜斜他）三碗够吗？

方言（苦笑）：哎哟喂，我不吃。

冯裤子：你就别生气了，真的，我是诚心诚意的问你。

李白玲：就是的，人家冯裤子都给你赔礼道歉了，别生气了呀。

方言：谁生气了？我没他那么高尚。

冯裤子：不管你怎么误解我，我反正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早晚你会了解我的。（冯裤子开门要走）

方言：不许给我买啊。

李白玲：哎呀，你这人真小气。不至于吧？

方言抬腿就走，走到门口，冯裤子挡住他的去路。

冯裤子：方言，你要是现在走了，就说明你永远不会原谅我了。

方言：你让开。

李白玲：冯裤子，你让他走，我真看错人了。

方言：我也看错了人。

冯裤子（抓住方言手）：方言，我求你了，别走，真的，哥们儿离不开你。

冯裤子的眼里有泪光闪烁，他真诚地看着方言。

第1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6)

方言（回避他的目光）：你，你真是这样想的？

冯裤子（激动地）：我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方言（低头发现他的两手在抖）：你先放开我好吗。

冯裤子（抓住方言的手不松）：你不原谅我，我就不放。

方言（闪烁其词地）：哎呀，其实咱俩本来就不存在谁原不原谅谁。

冯裤子：方言，我知道你从小到大一直看不起我，可我心里最佩服的就是你。

方言：没有，真的没有。

冯裤子（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你要是还不原谅我，我就磕死在你面前。

方言（抱住他）：冯裤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重情义，我.....我永远是你的好兄弟。

方言和冯裤子抱头痛哭。

冯裤子：我对不起你.....方言.....

方言：是我对不起你.....冯裤子.....

李白玲（也被感动得哭了）：哎呀，看你们俩把我都感动了，我真羡慕你们，你们要是老能这样该多好啊。你们俩先在这推心置腹的谈心，我去给你们买馄饨。

冯裤子（一边揩泪）：你多穿点，外面冷。

方言（倏然站起）：还是我去吧。

方言抢在李白玲前面快步跑了出去。

冯裤子：方言，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

李白玲：真应该你陪他去，方言不认识路。

冯裤子：没事，方言多聪明呀。

冯裤子很快恢复了常态，他往厕所走。

李白玲发现方言没穿大衣，她把大衣挂在门后。

李白玲（自言自语地）：外面起风了，方言忘穿大衣了。

冯裤子（在厕所洗脸）：白玲，我刚才是不是特丢人呀？

李白玲：没有，我觉得挺感人的。

冯裤子（从厕所出来）：你觉得我这人真诚吗？

李白玲：我发现你对朋友特真诚，他们老欺负你，你从来不跟他们计较，你有时候真是挺可爱的。

冯裤子（神情恍惚地）：真的？

李白玲：真的，不骗你.....

李白玲一转身愣住了，冯裤子已经跪在她身后热泪盈眶地看着她。

李白玲（惊讶地）：你这是怎么啦？

冯裤子（哆哆嗦嗦地）：我.....我真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好。

李白玲（去拉他）：你别这样好不好，事情都过去了，方言不是也原谅你了吗？

冯裤子（拒绝起来）：可你还没原谅我。

李白玲：你本来也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原谅你什么呀？

冯裤子：可我现在就要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李白玲：哎呀，你快起来吧，别开玩笑。

李白玲刚要拽冯裤子，冯裤子突然把她抱住了。

李白玲（不知所措地）：你，你这是怎么啦？

冯裤子（亲吻她头发）：我喜欢你好长时间了。

李白玲（半推半就地）：不会吧。

冯裤子：真的。我向毛主席保证。（冯裤子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李白玲：你快起来，一会方言就回来了。

冯裤子：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李白玲：我答应你什么呀？

冯裤子：答应和我交朋友。

李白玲：咱们不早就是朋友了吗？

冯裤子：我喜欢死你了。

冯裤子突然不顾一切地把李白玲按在沙发上，李白玲奋力挣扎着，她无意中发现窗户有个人影晃动……

李白玲：谁呀？你快起来，有人。

冯裤子狼狈不堪地爬起来，一边整理衣装一边看窗外。

冯裤子：哪儿有人呀？

李白玲：真讨厌，你也不管我愿不愿意就胡来，这要是让人家知道了还得了。

冯裤子：你不会说出去吧？

李白玲：我还怕你张扬出去呢。（想起什么）噢，我明白了，难怪刚才方言说你心里特阴暗呢。

冯裤子和李白玲听到方言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外面回来……方言进屋时，冯裤子已经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李白玲在厕所对着镜子梳头。

冯裤子：哎哟，怎么那么半天呀？我还说怕你迷路去找你呢。

方言：你幸亏没去，我跑遍了这附近，所有铺子都关门了。（冻得原地直跺脚，他瞥了眼厕所的李白玲）冻死我了，李白玲呢？

第1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7)

冯裤子：快坐下暖和暖和。

方言（客气地）：对不起啊，让你挨饿了。

冯裤子：应该是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冻白跑一趟。

李白玲（从厕所出来有些不自在）：你怎么也不多穿点呀？快到我那屋暖和去。

李白玲拉着哆哆嗦嗦的方言进里屋。李白玲的卧室有一张大床，床头上挂着一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相片。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李白玲手持红宝书，站在天安门前傻笑的照片。床头柜的上方挂着一把日本军刀。

李白玲（拉着方言进屋）：快，快点上床。

方言看着墙上的日本军刀，他伸手摘下来爱不释手地欣赏着……

方言：这是你的？

李白玲：是我爸爸当年在战场上缴获日本鬼子的。你快脱鞋上床吧。

李白玲把刀拿过去挂回墙上。

方言：我身上可脏。

李白玲：哪儿那么多讲究呀。

李白玲去脱方言的鞋。

方言：我自己来。

方言脱下懒汉鞋勉强上床，李白玲给方言盖上被子，方言缩在被窝里打了个冷战。

李白玲（摸他的头）：呀，你发高烧了。

方言：没事。

李白玲：我去给你找感冒药。

方言（拉住她）：不用了。

李白玲抬眼看方言，方言正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李白玲掩饰着要抽身离去。

方言：别走。

方言的脸慢慢凑近她，李白玲似乎在期待着他，就在他俩要接吻时，冯裤子出现在卧室门口……

冯裤子（若无其事地）：方言感冒啦？厉害吗？

方言和李白玲迅速分开，恢复常态。

李白玲：烧得挺厉害的，我去给你找药啊。

冯裤子：要不然我陪方言上医院吧。

方言：不用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冯裤子：那你就安心睡吧。

李白玲有些恋恋不舍地看方言。

冯裤子（拽李白玲）：让列宁同志睡吧，别打搅列宁同志了，列宁同志明天还要参加彼得堡党中央会议。

李白玲跟着冯裤子刚要关门出去。

方言：那你们呢？

李白玲：我们就在外面聊天，你就放心睡吧。

方言：那你们不睡啦？

李白玲：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列宁同志。

李白玲微笑着把门带上了。方言心事重重地靠在床头。

方言（旁白）：那天晚上，冯裤子和李白玲玩了一宿的扑克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可我睡的极不塌实，梦境纷至沓来，我梦见一个影像模糊的女孩飘飘欲仙地向我走来，她站在我身边，我看不清她，但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紫罗兰香水味，那味道使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后来，这个女孩的影像渐渐地清晰起来，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那晚李白玲留在我梦中永远的笑容。

七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冯裤子和李白玲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外面急促的敲窗户声把李白玲和冯裤子给惊醒。

李白玲（揉揉惺忪的眼坐起）谁呀？

冯裤子（也坐起来朝窗外看）：好像是汪若海他们。

汪若海和许逊的脸贴在窗户上，窗户上已经充满了雾气。

汪若海（拍窗户）：快开门呀。

许逊：是我们。

冯裤子去开门，把汪若海和许逊让进屋。

冯裤子：怎么啦？慌慌张张的这是。

汪若海：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他们在这呢。

许逊：什么人呀，跑这刷夜来了。

李白玲：你们俩也是的，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们俩投敌叛国了呢。

冯裤子（发现他俩脸上有伤）：你们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汪若海：别提了，我和许逊昨天晚上让人给打了。

冯裤子：谁呀？谁呀？

许逊：就甘家口的一帮孩子。

冯裤子：真的假的？他们院有一个叫刘会元的我认识。

许逊：就是这孙子。

汪若海（咬牙切齿地）：非花了丫不可。方言呢？

冯裤子（朝里屋努嘴）：在里面睡着呢。

汪若海：赶紧给他叫起来呀。

第17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8)

汪若海要去推门，李白玲拦着他……

李白玲：你们别打扰他，他感冒生病了。

汪若海：哎哟，这革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他还有工夫睡觉。

冯裤子：我们昨晚上也跟人打起来了，后来也不知道高洋他们跑哪儿去了。

李白玲：啊，就是。

许逊：你们不知道吧？高洋他们昨天全折了。

冯裤子：什么？怎么会呢？

李白玲：怎么搞的呀？

许逊：还不是为回去救你们。

冯裤子：你们怎么知道的？

许逊：高晋和卓越今天早上刚被放了。

李白玲：那高洋呢？

许逊：被转西城分局了。

汪若海：别这耽误工夫了，快把方言叫起来走，高晋他们还在院里等咱们呢。

汪若海边说边进了里屋，李白玲跟在他身后。

汪若海：这革命尚未成功，列宁同志怎么可以高枕无忧睡太平觉了。

大家进屋叫醒方言，一起赶了出去，方言出门前顺手取下了墙上的那把军刀。李白玲跟着方言追出门去。

汪若海、方言、许逊、高晋、卓越、冯裤子率领上百号人的大军从大院里骑着自行车蜂拥而来。方言的车前梁上坐着李白玲，在他们身后有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向前挥手的雕像。方言和汪若海他们所过之

处，顿时尘土飞扬鸡犬不宁，每经过一个大院门口，都会有一支绿色军团加入他们的阵营……

八 吴胖子家院内，刘会元率领好几十人麇集在院里，手里均拿着各种武器--砖头、棍棒、三棱刮刀等，吴胖子趴在二楼窗台上，脖子上挂了个军用望远镜嘴里念念有词："小人暴动真可怕，真可怕。刘庄主，武器够吗？"

刘会元：甬废话，你赶紧下来。

吴胖子：等会，我正在给你找我爹抗美援朝缴获美国佬的那支卡宾枪呢。

刘会元：我要那玩意干嘛。

吴胖子（做扫射状）：你一梭子全把他们丫给嘟嘟嘟喽。

楼下的孩子全笑。

刘会元：亏你想得出来，你怎么不自己扫射啊？

吴胖子：咳，谁扫不是扫呀，我发现有些同志胆子可越来越小了。

刘会元：废话，到时候你替我坐牢啊？

吴胖子：你别真打呀，假装吓唬他们。

刘会元：你当这是小时候咱幼儿园过家家儿呢？甬废话，快下来！

吴胖子：着什么急呀，他们还没来呢。（假装看看手表）怎么还没动静呀？（举起望远镜观望）

刘会元：没动静就是快了。

吴胖子（煞有介事地）：你说共军主力为什么突然去向不明了呢？

刘会元：少废话！快下来。这可是你惹的祸，你要不下来我们主力可全撤了。

吴胖子：别别，我这早准备好武器了，不信你瞧。（吴胖子举起一把气枪）到时候我居高临下，在上面挨个崩他们。

吴胖子端起气枪瞄准刘会元，楼下的人群被吓得迅速散开。

刘会元（护着头躲树后）：我说吴胖子，你别冲着我瞄准呀。

吴胖子抬手朝树上就是一枪，一只麻雀掉下来，刚好砸在刘会元头上。

刘会元（惊讶地）：哟，吴胖子，没想到你还有这枪法呢。

吴胖子（笑吟吟地）：不敢，不敢，让刘庄主见笑了。怎么样，我还用下去吗？

刘会元：你就跟上面掩护我们吧。

吴胖子举起望远镜看到院外来了密密麻麻的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潮水般地涌来……

吴胖子：坏了，坏了，刘庄主，我还以为他们也就随便说说，没想到还真来了。

吴胖子迅速关窗户，人不见了。刘会元和几十个孩子摆出决战的架势，纷纷亮出武器。

汪若海、方言、许逊、高晋、卓越、冯裤子带着绿色军团呼啦一下冲过来，把刘会元他们给团团围住，双方剑拔弩张，李白玲紧张地跟在方言身后。许逊下意识地朝四楼乔乔家的窗户看。乔乔躲在窗户后面发现许逊在看她，她把头缩了回去。

九 楼下，汪若海指着刘会元："你不是窝里横吗，今天我们来抄你老窝来了。"

第18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9)

刘会元：别跟我虚张声势，你以为我们刘家庄是那么好打的呢。

许逊：灭的就是你刘家庄。

方言：跟他废什么话，花了丫的再说。（方言抽出那把从李白玲家带来的日本军刀）

刘会元（把脖子伸过来）：你砍我一个试试。

李白玲（拉方言）：你可别胡来。

方言正在犹豫，冯裤子挤上前把方言挡在身后。

冯裤子：算了算了，会元，还认识我吗？

刘会元（仔细看冯裤子）：哟，你不是我们学校那冯裤子吗。

冯裤子：好久不见，你怎么还这德行呀。

刘会元：这都是你们院的孩子呀？得，这架有你在我还怎么打？

冯裤子：嗨，全是误会，算了，算了。

汪若海：误他妈什么会！冯裤子，你是来打架的，还是来说和的？

方言：就是，你是不是想当叛徒呀？

卓越：就显得你认识人多是吧。

刘会元：嘿嘿，干嘛呀？冯裤子，你起开，我看他们谁敢动一个。（把头又伸过去）来呀，你不是要砍我吗。

许逊朝楼上看了一眼，乔乔在窗户上看着他们，许逊突然给刘会元的头上一板儿砖，砖头被砸得粉碎，刘会元的头居然没事，众人看呆了。

许逊：嘿哟，这孙子会铁头功。

刘会元的袖口亮出两根擀面杖朝许逊抡过去，许逊躲闪不及肩膀挨了一下。方言挥舞着日本战刀直劈刘会元，刘会元连忙交叉擀面杖把军刀给架在了头顶上，方言收回军刀又朝刘会元下身刺去，刘会元交叉擀面杖把军刀压在了裤裆下。汪若海和高晋同时抡起钢丝锁冲向

刘会元，刘会元来不及躲闪，重重地挨了两下，慌忙后撤，方言挥舞军刀紧追不舍。卓越和许逊冲向其他人，刘会元的人纷纷向他们投掷砖头，双方一片混战。

冯裤子和李白玲躲在一棵树后观望。刘会元的人没招架几下撒腿四散，分别朝单元里跑。方言、汪若海、许逊、卓越、高晋等人把刘会元团团围住，刘会元背靠一棵大树。

汪若海：你丫还狂吗？

刘会元：你们有什么本事？别仗着人多，有本事咱单练。

方言：单练你也不灵。

卓越：别跟他罗嗦，花了他。

众人正要动手，刘会元冲楼上大喊……

刘会元：吴庄主，你还不动手等什么呢？

众人朝楼上看……吴胖子架着气枪正从窗户缝里朝楼下瞄准，听刘会元一喊，他慌忙开了枪……这枪打得相当准，正中刘会元耳朵，刘会元惨叫一声，捂着血淋淋的耳朵蹲下去。

刘会元：哎哟，吴胖子，你这孙子什么眼神呀！

许逊（指着楼上）：这孙子有枪。

楼下的人群万箭齐发，朝二楼窗户扔石头，吓得吴胖子缩了回去。汪若海和方言几乎同时动手，方言一刀背砍中刘会元胳膊，刘会元抱着脑袋趴地下索性不动了。高晋和卓越等人纷纷举起砖头，雨点般地砸向了刘会元。

冯裤子（冲李白玲）：他们手也忒黑了，人家都不还手，就算了吧。

李白玲跑过来拽已经打红了眼的方言……

李白玲：方言，你们快别打了，要出事的。

方言：你少管。

方言又是一板砖，砸在了刘会元头上。

突然楼上有人大叫：汪若海，许逊，你们还不快住手啊！

众人抬头看楼上，乔乔正趴在窗户上。

乔乔：你们这么多人打人家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许逊：他们一大群人打我们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呀？

乔乔：那也没有你们这样的。

冯裤子（突然大叫）：快跑，雷子来了！

从院外冲进来无数警察和工人民兵，众人慌忙四散，夺路而逃。

许逊和汪若海跑进了乔乔家单元，直奔四楼。卓越、高晋和冯裤子等人纷纷被警察和工人民兵擒住。方言已经打红了眼，还在不依不饶地拿砖头砸刘会元。

李白玲（拉住他）：方言，还不快跑，雷子来了！

方言举起砖头还要砸，只觉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顿时失去知觉倒了下去……

第19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0)

十 方言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阴暗潮湿的拘留所的地板上，他隐约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眼前渐渐地清晰起来，高洋正看着他微笑，方言撑着地板坐起来："我这是在哪儿？"

高洋（微笑）：渣滓洞。

方言（苦笑）：你怎么也在这？

高洋（神秘地凑近他耳朵）：组织上派我来营救你。

方言（觉得头晕，又躺下去）：我是怎么进来的？

高洋：你出卖了我们的同志。

方言：别逗了，不可能。

高洋：瞧你那一本正经的样，我是高洋。

方言（漫不经心地）：我知道你是高洋。

高洋：那你怎么也不和我拥抱？或者至少叫声"同志，我可见到你"了"什么的。

方言：真肉麻。

高洋：你跟我玩深沉。

方言：哎，真的，我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高洋：方言，你别跟我装疯卖傻，真拿自己当华子良啦？

方言（想起什么）：哎，李白玲呢？

高洋：想她了？

方言：她是不是也折了？

高洋（沉重地）：李白玲同志真是个好同志，敌人对她轮番进行严刑拷打，什么老虎凳和钉竹签之类的七十二种刑罚全用上了，可是我们李白玲同志愣是一个字没说。

方言：你没进来两天，怎么学这么贫了。

铁门被打开了，一个看守出现在门口。

看守：方言，出来！

高洋（悄声嘱咐他）：别跟雷子说咱俩认识啊。

方言站起来朝外走。方言跟着看守沿着筒道向前走，路过一扇铁门，有人叫他，方言看见铁门的小方窗口上一张熟悉的面孔。

卓越：方言，是我。

方言（认出卓越）：都谁进来了？

卓越：高晋和冯裤子同志也进来了。

方言：李白玲呢？

卓越：不知道。

方言：告诉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组织上会设法营救咱们的。

卓越：消灭法西斯！

方言：自由属于人民！

看守：干什么呢？快走！

方言赶紧走了。

十一 审讯室里，看守推门让方言进）："进去。"看守关门出去，方言发现桌上的那把日本军刀，军刀的面前坐着一个年轻的警察。

警察（一脸严肃地）：坐吧。

方言坐在警察对面的长凳上。

警察（眼睛始终盯着军刀）：这刀是哪儿来的？

方言：不知道。

警察：不知道？这刀是不是你的呀？

警察拿起刀，慢慢拔刀出鞘。

方言：不是。

警察：什么？

他突然把刀架在方言脖子上，方言吓了一跳。

方言：这玩笑可开不得。

警察：谁跟你开玩笑呢，给我老实交代，这刀到底是哪儿来的？

方言（大义凛然地）：要杀要剐你随便，反正这刀不是我的。

警察：哟嗬，你还真拿自己当李玉和啦？

方言：你还真拿自己当坐山雕啦？

警察站起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方言翻倒在地。

警察：我让你年轻轻的不学好，告诉你，逮你的时候你正拿着这把刀行凶呢。

方言（捂着脸爬起来）：我怎么不记得了。

警察：你个小王八蛋，我还不信治不了你。来人！

方言：大不了就坐老虎凳或者钉竹签呗。

警察：你还不配有这么高的待遇。来人呀！

片刻，进来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方言盯着她看呆了……
女警察一边把男警察推出门一边说："你先出去吧，我来跟这孩子谈谈。"说着把门关上，走到墙角处倒水，温和地说："多大了？"

方言：您多大了？

女警察（一边倒水）：我在问你。

方言：跟你差不多吧。

女警察（端着水杯走到他面前）：哦？你怎么知道跟我差不多？

方言（接过水杯）：一看就知道，我有一姐姐刚当兵的时候就你这么大。

女警察（和蔼可亲地看着他）：你这孩子……

方言：请别叫我孩子。

女警察：你在我面前永远都是个孩子。

第20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1)

方言：那你结婚了吗？

女警察（脸红了）：你这人有意思。

方言：估计追求你的人特多吧？

女警察（得意地围着方言绕圈）：那倒是。

方言：你准特傲，没一个能看上的吧？

女警察：那不一定。

方言：你可别找刚才那种人。

女警察：哦？为什么呢？

方言：你和他结了婚，他还不得天天拿你当沙袋练。

女警察（突然停住）：你说什么呢？

方言低头不语。

女警察（语重心长地）：你看你这么年轻，就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将来这个世界就是你们的呀。

方言（小声嘀咕）：应该是咱们的。

女警察：对对，就算应该是咱们的。但是归根结蒂还是你们的呀！

她走到方言面前，拿手扶起方言的下巴看："看看，多可爱的脸蛋，被打成这样了，他也真下得了手。"

方言（眼泪夺眶而出）：警察姐姐，就你对我最好，我求求你给我一次从新做人的机会吧，我保证不辜负您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

女警察：应该是党和人民的期望。

方言：我谁的话都不听，就听您的，姐姐。

女警察：那好，你能坦白的告诉我，这刀是谁的吗？

方言：是我的呀。

女警察：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方言：是我爸当年缴获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的。

女警察：最高司令是谁呀？

方言：就是冈村宁茨呀。

女警察（摇摇头）：不对，你没跟姐姐我说实话，我不希望有一个不诚实的弟弟。

方言：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要是欺骗姐姐了，那我不配做你弟弟。

女警察：真的？

方言：请姐姐不要老用这种怀疑的目光看我，我受不了。（方言回避她的目光）

女警察：看着我的眼睛！

方言撩了她一眼，又躲开了。

女警察（把脸凑近他）：看着我的眼睛！

方言看着她无奈地耸了耸肩，咧嘴强笑。

女警察：叛徒的眼睛！

女警察说这话的时候吐沫星子溅了方言一脸，方言一哆嗦。

女警察：来人呀！

方言：姐姐，您是不是生我气了？

女警察：谁他妈是你丫的姐姐！

那个警察推开门把李白玲带了进来。

警察：我说什么来着？没戏吧？

女警察：你有戏吗？

警察：没戏。

女警察叹了口气："这小子他妈软硬不吃，要我说，一不坐、二不休，干脆给他……"女警察说着抽出日本军刀，架在了方言脖子上，方言吓了一跳。男警察见李白玲在偷乐，抬腿给了她屁股一下："冲墙站好喽。"李白玲偷着给方言挤挤眼，方言给她打手势，示意那把刀是他的。

女警察：你们俩搞攻守同盟呢？

警察（问李白玲）：说，这刀是谁的？

李白玲：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女警察（冲方言）：说，这刀是谁的？

方言：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女警察：告诉我什么了？

方言偷看李白玲，李白玲给他打手势，那意思刀是她的，但方言理解错了……

方言：这刀是我的呀。

女警察冷笑了一声，声音怪怪的。

警察（问李白玲）：快说，这刀到底是谁的？

李白玲：是我的呀。

方言一怔，埋怨地看李白玲。

女警察：听见了吧？她可是说这刀是她的。

方言：是我后来送给她的，没错呀。

女警察终于按捺不住，抬手给方言一巴掌。

女警察：我让你不老实！

方言（眼里噙着泪）：姐姐，你怎么也打我呀？

警察（冷笑一声）：哟嗬，这么会工夫就认了一姐姐，你胆子可真不小，拍婆子都拍我们这来了。

方言：我没拍，是她找拍的。

女警察：你才找拍呢，你们俩什么关系？

女警察又挥手要打，方言赶紧护着脸……

方言：就一般朋友关系。

警察：胡说。

李白玲：真的，我们的友谊就像中朝关系那样特纯洁，而且万古长青。

第2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2)

女警察（不屑地撇撇嘴）：瞧你俩那德行，都纯洁得可以互相说瞎话了是吧？

李白玲：不骗你，真的。

警察：哟，真拿你们自己当一对和平鸽了？

女警察：甭跟他们废话，赶紧带走吧。（低头看看表）我还得赶紧回家买蜂窝煤去呢。

警察带着方言和李白玲刚出去，方言又蹩回来……

方言：姐，你别生我气啊。

女警察：赶紧滚蛋，我懒得理你，妈的小顽主！

方言迅速把头缩了回去。

许逊和汪若海在乔乔的帮助下，免遭刘会元和吴胖子他们的毒手，总算虎口脱险。他俩对乔乔的义举颇为感动，更增添了他们对乔乔的爱慕之心。临别前，许逊向乔乔勇敢地表达了对她的美好情愫，汪若海怎么也不会想到乔乔竟然接受了许逊的表白。他顿感一阵失落。

十二 吴胖子带着两个工人民兵来查乔乔家，被乔乔巧妙地周旋过去。乔乔见没动静了，她跑到阳台抻着脖子朝隔壁阳台喊："出来吧，他们走了。"与乔乔家一墙之隔的邻居家阳台冒出了许逊和汪若海，他俩先后翻了过来，跟着乔乔进屋。

汪若海：吴胖子这孙子真不是东西，非花了他不可。

许逊：走，咱现在就去。

乔乔：你们可别再惹事了，跟你们一起的好多人都被抓走了。

汪若海（往沙发上一躺）：这方言真够傻的，咱们都跑了，他还在那儿打呢。

乔乔：和你们一块的那个人够狠的，人家刘会元都不动换了，他还使劲打呢。

许逊：不会把他打死了吧？

乔乔：这可说不好，他要是真死了，我可就是窝藏凶手了。

许逊：哟，那咱俩快离开这吧，别连累了乔乔。

许逊说着去拉汪若海，汪若海躲开他……

汪若海：没那么严重，他要是真死了，刚才就不是来两个工人民兵了。

乔乔：那倒是。

汪若海（拿起那把吉他仔细欣赏着）：乔乔，你会弹吗？

乔乔：会一点，我弹的不太好。

许逊：那你给我们弹一个。

乔乔：那多不好意思呀。

许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吧。

乔乔从汪若海手里接过吉他……

乔乔（想了想了）：弹个什么呢？

汪若海：随你大小便，只要好听就行。

乔乔：就弹……就弹这个吧，你们肯定听过。

乔乔边弹边唱了起来……

乔乔：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是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月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蕾……

汪若海和许逊聚精会神地听着。

乔乔（唱完一段）：你们怎么不唱呀？

许逊：哎哟，乔乔你唱的太好听了。

汪若海：再唱一个吧。

乔乔：别老我一个人唱，你们得跟着唱。

许逊：我们不会。

乔乔：这个你们保证会。（乔乔自弹自唱）再来一杯，再来一杯，红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苦口地咖啡叫人回味；一个人喝咖啡不

用谁来陪，过去的事情我也不后悔，过去的事情我不后悔。我要喝葡萄美酒加咖啡，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也不后悔.....

许逊和汪若海小声跟着她唱.....

三个人已经被歌声陶醉了，乔乔又弹起了电影《宁死不屈》里的插曲。

三个人全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

汪若海：乔乔，你唱的没治了。

许逊：不行，乔乔你得交我弹吉他。

乔乔：特好学，我保证你一个星期就行。

许逊：你让我试试。

许逊拿过吉他，乔乔手把手的教他姿势.....

乔乔：这样拿，对，就这样。

许逊试着拨了几下，汪若海迫不及待地.....

汪若海：不对，真够笨的。你让我来。

汪若海抢过吉他，模仿乔乔的姿势弹了起来.....

汪若海：是这样吧？

乔乔：对对，汪若海的是对的，我发现你学得真快。

第2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3)

许逊（突然食指放嘴唇）：嘘！

许逊听到什么动静，众人立即屏气静听。片刻，发觉没情况，三个人松了口气。

汪若海：许逊，你别老一惊一炸的。

乔乔：吓死我了，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许逊：你后悔了？

乔乔：有点。

许逊（大声嚷嚷着）：真不仗义，那我们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汪若海：你嚷什么，当心让人听见。

许逊：还怕什么呀。人家现在都烦咱俩了，咱还赖在这干嘛呀。

许逊说着朝外走，汪若海跑去拦他。

许逊：你别拦着我，我他妈好歹也是个男子汉，干嘛非要让一个女孩同情怜悯。

乔乔（委屈地）：有些人还别不知好歹，你要真是个男子汉，你干嘛要跑啊？

许逊被说得无地自容，他强行拉门要走……

许逊：你起开，别拦着我！

汪若海（抱住他）：你跟一女孩叫什么劲呀。

乔乔：有本事你当初就别往我家躲呀。

许逊（声嘶力竭地）：是她妈你非要把我们拉进屋的啊。

乔乔（眼里含着泪）：我好心还成驴肝肺了。

许逊：哼，自做多情。

乔乔：也不知道是谁自做多情，大晚上追我都追到我们院来了。

汪若海：你们俩都别说了，怎么都跟小孩似的？

许逊（撇嘴）：哟，你还有自知之明吗？你也不撒尿照照你自己，好像谁爱拍你似的，臭圈子。

乔乔（眼泪夺眶而出）：你.....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乔乔伤心地哭了）

汪若海：许逊，你就不能少说一句吗？

许逊见乔乔哭得很伤心，软了下来。他走到乔乔面前.....

许逊：别.....别哭了，是我嘴贱。

乔乔（哭的更伤心了）：你走开，谁要你来假惺惺的同情怜悯我。

许逊：我是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我.....

乔乔：我不需要！

许逊：那好吧，（拿起她的手）你打我一顿吧，你只要能解气，尽管使劲的打。你打完我我马上就走。行吗？

许逊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乔乔的手往自己脸上扇.....

许逊：我该死，我不是人，我是个臭流氓，我是个胆小鬼，我.....不该.....

许逊的声音有些哽咽了，乔乔突然抱住他放声痛哭.....

乔乔：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致气呀？你就不是男子汉，你不是人。

乔乔边哭边拍打许逊，许逊不知所措地呆了片刻，他突然把乔乔紧紧的拥在怀里.....

许逊：别哭了，我.....永远不会再惹你伤心了。

汪若海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弄懵了，他失落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

十三 乔乔家里，黄昏时分，许逊和乔乔在里屋，乔乔给他翻看照片，她指着照片上那个穿军礼服、威武英俊的军官："这就是我爸爸。"

许逊（数肩章上的星）：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哟，你爸原来是大将呀？

乔乔（摇头）：我也不懂。

许逊（激动地叫汪若海）：汪若海，你快来看呀，乔乔她爸原来还是大将呢。

汪若海一个人百无聊赖地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在摆弄那把吉他……

汪若海：不可能，大将能住这破房子吗。

许逊：骗你干嘛呀，不信你来看呀。

汪若海抱着吉他懒洋洋地站起来走进里屋。

许逊：你看呀，跟李白玲她爹一样。

汪若海（瞟眼乔乔，看着照片一撇嘴）：你懂不懂呀，这是大将吗？这是大校。

许逊：这怎么不是大将了？你没见这四颗星吗。

汪若海：你没见这是两杠吗？两杠四星那是大校，知道吗？真露怯。

许逊（大红脸）：好像就你什么都懂似的。

汪若海：废话，你也不瞧瞧，人家李白玲她爹住什么宅子，这是什么破房子，整个一个贫民窟。

乔乔（不满地）：破房子你还来这？

汪若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是什么级别一看住的房子就知道怎么回事。

乔乔：那你也没必要这么咬牙切齿的。

第2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4)

许逊：就是，其实要说起来，咱们院那破房子还不如这呢。

汪若海：嘁，你是不是快拿这当自己家了？

许逊：那怎么了。

汪若海：那你就跟这刷一辈子夜吧，我先走了。

许逊：你干嘛去呀？

汪若海：我他妈不能跟这等死吧？

许逊：咱不是说好在这坚持游击战吗？

汪若海：我在这陪你们俩耽误青春，你想得美。

许逊：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谁耽误谁青春了？

乔乔：他肯定是嫌我们家穷了。

许逊：他们家还不如你们家呢，连收音机都不趁。

汪若海（气急败坏地）：你们家连表都不趁，你爹上班老迟到。

许逊：我懒得理你。

汪若海：以后你要再理我你都是孙子！（汪若海说完，拿起军挎包兴冲冲地走了）

乔乔：你们俩这是怎么啦？

许逊：我要知道就好了。

乔乔：他这样出去会被人发现的。

许逊（六神无主地）：你快下去看看。

十四 汪若海出了单元四处张望一下，走到一辆自行车前拿了块石头砸锁，随着身后一阵风，汪若海的后脑勺已经挨了一闷棍，他捂着头趴在了地上。刘会元和一群孩子照着汪若海就是一阵雨点般的拳脚和砖头。

吴胖子（趴楼上）：打，给我狠狠的打！

乔乔（跑出楼道）：你们别打了。

乔乔上去拉刘会元，刘会元回手给了乔乔一巴掌，乔乔不顾一切冲上去抱住他。

乔乔：我非告诉你爸不可。

刘会元（薅住乔乔的头发来回晃）：臭圈子，我让你告。还有一个孙子呢？

刘会元话音刚落，一把菜刀剁在了他后背上，刘会元摇摇晃晃地扑倒在地。

许逊站在刘会元身后愣住了，乔乔也被吓呆了。

楼上的吴胖子大叫：杀人啦！杀人啦！

吴胖子喊着喊着翻了个白眼，口吐白沫倒了下去。一群孩子见状撒腿就跑。乔乔醒过神来："你还不快跑，许逊！"许逊站着一动不动。汪若海突然爬起来跑了，许逊站在原地发呆.....

十五 拘留所里，高洋和方言趴地板上，借助暗淡的月光在自制的棋盘上下象棋，他俩听到门外简道有脚步声，迅速躺下装睡。牢门打开，警察把许逊给推进来。看守哐当一下关上铁门走了。许逊傻站着，探头探脑的观察屋内。方言认出是许逊，刚要叫他，被高洋制止.....

高洋（拿腔作调地）：你哪儿的呀？

许逊（战战兢兢地）：总参的。

高洋：总参的？什么事进来的呀？

许逊：打架。

方言（忍住笑捏着鼻子）：跟谁打架呀？

许逊：甘家口的刘会元他们。

方言：为什么呀？

许逊：跟我犯各来着。

高洋：你少跟我这鸡屎拌面--假鲁！

方言：又为一圈子吧？

许逊：不是，你们是什么进来的呀？

高洋：强奸。

许逊（傻笑）：别逗了。

高洋：老实点，给我站好喽！

许逊：怎么啦？你们认识总参的高洋吗？

方言（偷乐）：我就认识山羊，不认识什么羔羊。

高洋：少跟我提人。

许逊：那你们是哪儿的呀？

高洋：我就是甘家口的。

许逊（一怔）：是吗？

方言：刘会元是我哥们儿。许逊有点发毛，不敢说话了。

高洋（温和地）：别怕，到了这里就全是哥们儿。饿了吧？

许逊点点头。

方言：第一次进来的人，在这可以点菜叫餐。

许逊（半信半疑地）：是吗？

方言：骗你干嘛，还可以要啤酒呢。

高洋：你还不快点菜给我们进贡啊。

许逊：怎么点呀？

高洋：来，我给你笔和纸，把你想吃的都写上去。（高洋把笔纸扔给许逊）

许逊：主食副食都有什么呀？

方言：我说，你写吧。主食有馒头、包子，大饼、油条、发糕、打卤面，还有饺子馄饨。

许逊：我不喜欢面食，我喜欢吃米。

方言：米也有呀，还是小占米呢。

第2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5)

许逊（认真地写着）：是吗？这在外面都得限制供应。

方言：共军优待俘虏，这里敞开了供应。

许逊：那你们爱吃什么主食呀？

高洋：我喜欢吃猪肉大葱馅的富强粉饺子。（假装思忖）一两五个，五八四十，先给我来八两，别忘了来点山西老陈醋啊。方言，你喜欢.....

方言发现高洋说走了嘴，他赶快把高洋的嘴捂上了，许逊并没反应。

许逊（疑惑地）：还会有老陈醋呢？我爸就是山西人，特爱吃老陈醋，可是街上根本买不着。

高洋：那你可以趁机多要点，出去的时候给你爹带回去呀。

许逊（沮丧地）：我恐怕这辈子出不去了。

方言：嗨，小鬼，别这么无精打采的，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让我们一起去迎接黎明的曙光嘛。

高洋（捅方言）：嗨，想开点吧，先饱餐一顿再说，主食点完了，赶快点副食吧。

许逊：都有什么呀？

高洋：给我来红烧丸子和木须肉。

许逊：有西红柿炒鸡蛋吗？

方言：当然有了，给我也来一个，特下饭。

许逊（认真地记着）：我觉得这比我们院食堂还丰盛呢，那我怎么要啊？

高洋：你跟警察先喊报告，然后把菜单给他就行。

许逊从铁窗孔朝外看，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他俩。

方言：没事，快喊吧。

许逊（有气无力地）：报告！

高洋：看来你是真饿了，把你那拍婆子的精神拿出来，大声点。

许逊（鼓起勇气）：报告！

高洋和方言听到有警察走来的脚步声，他俩把头缩进被窝偷乐。

看守（走到窗口）：这么晚了，瞎喊什么？

许逊：报告！这是我点的晚餐。

看守（接过菜单扫了一眼）：哟嗬，还挺会点的，你拿这当乌托邦啦？

许逊：怎么啦？

看守：怎么啦？蹲着拉！瞧你那德行，还富强粉饺子外带两瓶山西老陈醋呢。

许逊：没老陈醋就算了，光饺子也行。

看守：知道你点的这些都是给什么人吃的吗？

许逊：什么人？

看守：判了死刑的人，你就等着最后的晚餐吧。（看守说完扬长而去）

许逊傻了，他慢慢转过身往角落看，高洋和方言蒙着被子笑得前仰后合。

许逊（声音颤抖着）：他们，他们是要枪毙我呀？

方言：咳，反正你也要死了，就想开点，待会酒菜来了我们给你饯行。

许逊（哭腔）：我.....哪还吃得下呀我.....

许逊说着说着，突然瘫软在地板上，高洋和方言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

高洋：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看来许逊这个同志是不能吸收进革命队伍里来的。

方言：哈哈.....许逊要是被敌人逮着肯定叛变，高洋，你可太缺德了。

许逊慢慢从地板上站起来走近他们，等他看清是高洋和方言，眼泪险些夺眶而出.....

许逊：我操，你们怎么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呀！

高洋大笑不止，方言捅捅高洋.....

方言：别笑了。（搂住许逊）快到我这来暖和暖和。

方言把许逊拉进被窝，躺在他和高洋中间。

许逊（委屈地）：没你们这样的啊。

方言：对不起，别紧张了。

高洋还在没完没了的笑。

许逊（踹高洋一脚）：你老笑个屁呀！

方言：汪若海呢？

许逊：别提了，都是为他我才折的。

铁窗口突然传来看守的怒吼：别说了，赶快睡觉。高洋，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

等看守走远，高洋悄声问许逊.....

高洋：有烟吗？

许逊：进来的时候都被雷子没收了。

方言：你知道刘会元现在怎么样了？

许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给他一菜刀。

方言：砍哪儿了？

许逊：后背，你们说他会死吗？

高洋：我看悬。

许逊（有些绝望地）：都他妈怪汪若海，我要不是为了他.....

方言：你也别埋怨了，谁让你们拍婆子拍人家门口去的。

第2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二集(16)

许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怕什么呀。

方言：那女孩呢？

许逊（叹了口气）：我估计我再也见不着乔乔了。

方言（安慰他）：没事，等出去了再找她。

许逊陷如了沉思，他喃喃自语地……

许逊：出去？我还能有这一天吗？

高洋（不耐烦地）：哎呀，管它的呢，睡觉。

高洋（翻了个身，突然扭过头）：许逊，不许尿炕啊。

许逊没答理他，高洋回过身接着睡觉。方言心事重重地看着到处墙皮剥落、布满蜘蛛网的天花板……方言感觉有人叫他，从梦中猛然惊醒。

高洋：方言，你瞎叫唤什么？起来了。

方言揉着眼睛坐了起来，发现许逊不见了。

方言：许逊呢？

高洋：一大早就被雷子叫走了。

方言：不会给拉刑场毙了吧？

高洋：那倒不至于，估计正给他上刑呢。

正说着，许逊被看守带了回来，看守关门走后，方言和高洋围住他问。

方言：打你了吗？

许逊：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

方言：是不是有一挺漂亮的母雷子呀？

许逊：是呀，就她对我特和蔼可亲，要不是她拦着，有一警察还真想打我来着。

方言：你上当了吧，就那母雷子最坏。

高洋：都问你什么了？

许逊：他们使劲问我汪若海来着，还问我和乔乔是怎么认识的。

方言：没问那把刀吗？

许逊：问了，我就按你吩咐的那样说的。

方言：刘会元怎么样了？

许逊：我听雷子那口气，刘会元好像没死。对了，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李白玲抱着行李被雷子带出去了。

方言：真的假的？

高洋：那她肯定被释放了。

方言顿感有些失落。

十六 拘留所里，方言、高洋和许逊整理好被褥，三个人靠在墙角。其他人靠着对面墙壁坐成一排。

方言：你说咱还有出去的命吗？

高洋：出去干嘛？反正我也当不成兵了，在这呆着更好。

许逊：你们一定能出去，我可没什么指望了。（看着天花板）我真希望你们谁也别走。

方言：干嘛？陪你在这煎熬着？

许逊：有你们在，我还塌实点。

方言：你放心吧，组织上会派人来营救咱们的。

许逊（苦笑）：你们要是都出去了，一定得在外面等着哥们儿啊。

高洋：你要是出不去了，我们也干等着呀？（许逊突然眼圈红了）

方言（看高洋一眼）：不会的，我们一辈子都等着你。

许逊：谁信呀。

高洋：我向毛主席保证，（高洋搂着许逊）别伤心了，我向你保证，他们就是放我我也不走了。

许逊：那哪儿行，我可不能连累哥们儿，再说这事也不是咱们能说了算。

方言和高洋搂着他不说话了。铁门窗口突然拉开，一个面目狰狞的警察出现在窗口。

警察：高洋。

高洋（突然站起立正）：到！

警察：出来。（高洋疑惑地看着方言他们）快点！拿上行李。

高洋（半信半疑地）：是……是让我换房间吧？

警察：收拾东西滚蛋！

高洋脸上一阵按捺不住的喜悦，方言和许逊惊讶地看他。

方言：他们把你放了？

高洋（点点头，迅速收拾行李）：对不起，哥们儿先走一步了。

方言和许逊既失落又羡慕地看着他收拾东西，高洋兴奋地夹起铺盖朝门口走，走到门口停住……

高洋：哥们儿在外面等着你们啊。（高洋说完匆忙离去）

许逊还在发呆，方言突然想起什么，他跑向铁门，对着铁窗口大叫："高洋，告诉李白玲……"方言一张失落的脸看着窗外，没再说下去。

方言（旁白）：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出去的不只是高洋和李白玲，高晋、冯裤子和卓越他们也于当天被释放了。这着实让我倍感孤独和寂寞，我和许逊第一次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第2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1)

第三集

一天，卓越和高洋去找李白玲时，意外地邂逅了来北京某部医院实习的护士--李白玲的表姐百珊。卓越对百珊一见钟情。但在百珊眼里，卓越不过是一个未长大的小弟弟而已。

一 高洋骑着自行车带着卓越到李白玲家门口，他俩下车后隔着门缝儿往里看，院子里显得很荒凉，像是很长一段时间没人住过，两个人正往里瞧，身后有个女人的声音："你们找谁？"

高洋和卓越回头看见一个穿军装的女军人站在他们身后，面带微笑看着他们，她是李白玲的表姐百珊。高洋说自己是那个李白玲的同学。卓越则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百珊发呆。

百珊：李白玲早就当兵去了。

高洋：真的假的？

百珊：我是军人，还能骗你吗。卓越：那不一定。

百珊（从兜里掏钥匙）：让开点。

百珊把卓越给扒拉开，拿出一串钥匙捅门，捅了两下没打开。高洋和卓越心照不宣地交换眼神。

卓越：你是干什么的呀？随便捅人家门。

百珊的表情有些窘迫，她又换了把钥匙接着捅。

高洋：你是李白玲什么人呀？

百珊：我是她表姐。

高洋：李白玲没跟我讲过他还有这么个表姐呀？

百珊（还没捅开门）：她为什么非要对你讲。

卓越：我就是李白玲的表弟，我怎么就不知道还有个你这样的表姐呀？

百珊（好奇地打量他）：是吗？

卓越：你看，你还不信，你把钥匙给我，我给你开。

百姗犹犹豫豫地把钥匙给卓越，卓越随便挑了把钥匙一下就把门打开了。

卓越：怎么样？我对这地儿特熟吧？

百姗：那我怎么没听家里说过还有你这么个亲戚呀？

卓越一时语塞……

高洋：李白玲家那么多亲戚你也不一定都见过呀，再说我也是李白玲的亲戚，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呀？

卓越：就是的，我们怎么就不知道你呀？你别是冒充的吧？

百姗：谁冒充呀？我看你们才像冒充的呢。

百姗说完快速关上门，把高洋和卓越留在了外面。

卓越（砸门）：哎，姐姐，我白给你把门打开了。快开门呀，姐姐！

高洋从门缝儿里看到百姗进了屋。

高洋：别喊了，你想把李白玲家的警卫员给招来呀。

卓越：这女兵真不错，说什么也得拍上她。

高洋：没戏，她肯定把咱俩当成小孩了。

卓越：她比咱俩也大不了多少。

高洋：走，咱翻进去。

高洋把卓越先托上墙头，自己敏捷地一跃上了墙，两个人翻进了院子。只见屋内厕所的门半开着，百姗正对着镜子臭美，她边照镜子边煞有介事地跳起了芭蕾舞，还边跳边唱：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突然，百姗从镜子里忽然发现高洋和卓越正笑眯眯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吓了一跳：“哎！你们两个怎么跑进来的？”高洋和卓越乐了。

高洋：这就叫军民团结一家亲嘛。

卓越：姐姐，咱们都是亲戚，我们自然也会有这的钥匙呀。

百姗：就算你们是李白玲的亲戚，也不能这样随便闯进女同志的宿舍。

高洋：你们部队是不是老有男兵私闯你的宿舍呀？

百姗：你怎么知道的？

卓越：我们也是当兵的呀。

百姗：真的？我不信，你这么小，根本不像军人。

卓越：这有什么新鲜的，李白玲跟我差不多大，不也当兵了吗。

百姗：那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高洋：我是装甲兵。

百姗（笑了）：我一看你就像装假的兵。

卓越：向毛主席保证不骗你，我是文艺兵。

百姗：文艺兵？你在哪个团呀？

卓越：我是战友文工团的呀。

百姗（有些惊讶）：真的？你真是战友的？

卓越得意地站起来，故意迈着八字步围着屋子转。

百姗（好奇地问高洋）：他是战友干什么的呀？

高洋：唱歌跳舞的，什么都来。

百姗（羡慕地看着卓越）：我从小就爱搞文艺，可是我们家偏不让。

卓越唰地一下，双腿劈叉坐在地下，一边下腰用下巴去够脚尖.....

卓越：哎哟，我自从探家以后，好久都不练功了。

第27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2)

百姍：你们团最近有演出吗？我特想看。

卓越（一边练功一边漫不经心地）：我们最近正在排练"红色娘子军"呢。

百姍：真的？哎，不对，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好像不是你们战友演的呀？

卓越（语塞）：啊.....那个.....本来就是我们团.....

高洋：他说的是京剧"红色娘子军"！

高洋及时替卓越解了围，卓越感激地看看高洋，在地上胡乱来了个驴打滚，一个趔子翻蹦了起来，然后一边围着屋子走京剧台步，一边煞有介事地吊嗓子.....

卓越：啊.....啊啊！啊.....哈哈.....（清了下嗓子开唱）在了粥了棚，正了与了磨了刀了师了傅了接了关了系，警了车了叫，跳下了鬼了子了搜了查了急。磨了刀了人，引了狼了扑了身了掩了护了我。抓了时了机，我打了开了饭了盒了藏了秘了密.....密了电了码了，埋了藏了粥了底了搜了不了去.....

卓越偷瞟百姍，百姍正捂嘴乐。

高洋（给他搭了句词）：玉和，密电码呢？

卓越（接着唱）：防了意了外，我了把了它，安了全了转了移.....

高洋（学铁梅声音）：爹.....你可真有办法呀。

百姍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卓越（一本正经地）：哎哟，我好久都没吊嗓子了。

百姍：你那是胡唱。

卓越：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平常都是这样练舌头的灵敏度。啊.....啊（卓越使劲干咳）不行了，我这嗓子可能发炎了。

百姍：让我看看，（卓越把脸伸过去）张大嘴！

卓越（张开嘴）：我可刚吃完大蒜啊。

百姗（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勺子伸进他嘴里）：啊……

卓越（张大嘴跟着）：啊……

百姗（皱起眉，用手扇了扇）：熏死我了，你嗓子还真有炎症。

卓越：哟，那可坏了，明晚上我们团还有慰问西哈努克亲王的演出呢。

百姗：没事的，我给你吃消炎的含片就好了。

百姗又从兜里掏出一包药，给了卓越两片。

高洋：哟，你这身上就是一卫生所呀？是甜的吗？我也要一片。

百姗（给他一片）：你们拿这药当糖了吧？

高洋（吃下药）：我们一块去看他们慰问西哈努克亲王的演出吧？

卓越瞟高洋一眼，心说捣什么乱。

百姗：我最不喜欢京剧了，没意思。

卓越：你要想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我给你搞票呀。

百姗（来了神）：那太好了。

高洋：还搞什么票呀，你把人家直接带进去不就完了。

百姗（羡慕地看卓越）：那更好了，什么时候能演呀？

卓越（瞥高洋）：估计快了。

百姗：快了是什么时候呀？

卓越：着什么急呀，反正一有演出我就会通知你的。

百姗：那可得快啊，我最近就要离开北京回部队去了。

高洋：你不在北京当兵呀？

百姗：我是广州军区的护士，是到北京三零一总院来实习的。

卓越：哟，那太遗憾了。姐姐，你叫什么呀？

百姗：我叫百姗，你们真是李白玲的亲戚呀？

高洋：逗你玩呢。我叫高洋，和李白玲是好朋友。

卓越：我是卓越。

百珊：你们真的是军人吗？

卓越：这还骗你干嘛。

二 李白玲家，高洋提着裤子从厕所出来，卓越和百珊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高洋：走吧，晚上咱上新侨吃饭去。

百珊：新侨是哪里？

卓越：北京一特有名的西餐厅。

百珊：我可吃不惯西餐。

门外一个战士在叫：报告！开饭了。

百珊（一边答应着站起来）：知道了，就来。你们去吧，我晚上还要值夜班呢。

高洋：哎呀，走吧，吃完饭我们陪你去医院值班。

百珊：那影响多不好呀。

卓越：这有什么影响不好的，姐姐，咱们是亲戚呀。

百珊（微笑）：既然是亲戚，干脆咱们一起就在家里吃吧。

高洋：别逗了，我最怕和大人一起吃饭了。

第28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3)

卓越：我也是，我一和大人同桌，就老吃不饱。

百珊：你们又不是小孩，都是解放军战士了，还怕什么呀？

高洋：出于礼貌，还是算了。

百珊（笑）：看给你们为难的，没事的，家里的大人都去外地了。

卓越（兴奋地）：噢，这么说这家里没大人呀？

高洋：走走走，我都快饿疯了。

高洋和卓越跟着百珊出门。一顿简单的饭后，百珊看表，说该值夜班去了。卓越要求陪她去，遭到百珊的拒绝，单纯的百珊相信了卓越是文艺兵的谎言，临走要求卓越演"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别忘了通知她。卓越答应了百珊的请求。

三 乔家院门口，乔乔骑着自行车过来，黑暗中一个人影从树后闪出来，乔乔吓了一跳，险些摔倒，幸好被汪若海扶住车把。

乔乔：怎么又是你呀？

汪若海：那怎么啦？

乔乔：你还来干什么？

汪若海：我想你了。

乔乔（冷笑）：真可笑。

汪若海：真的，你可能对我有误解，那件事我.....

乔乔：别说了，不要再跟我提那件事。

汪若海：真的，你必须得给我机会解释。

乔乔（眼里含着泪）：我不想听。

乔乔要走，汪若海抓住她的手.....

汪若海：你必须得听！

乔乔：你放开我。

汪若海（突然跪下了）：你要是不听我解释，我就去你们院让刘会元他们打死我。

乔乔（眼泪快下来了）：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汪若海：我没有逼你，我对不起你和许逊。

乔乔（哭了）：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许逊已经被抓进去了。

汪若海（站起来）：我是想让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马上就去公安局自首。乔乔，别伤心了，我一定想办法让许逊出来，别哭了，当心哭坏了眼睛。

乔乔（逐渐恢复平静）：那你说吧。

汪若海：这儿多冷呀，能到你家去吗？（乔乔点点头）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乔乔：那你可当心啊。（乔乔骑上车进了院）

四 晚上，某医院食堂里，一群女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没戴领章帽徽，一人手里夹个脸盆，正在排练时下流行的洗衣舞。领头的一个女兵刚一转过身来，正是李白玲，李白玲领舞领得正起劲，旁边一个叫金燕的女兵捅她：“哎，哎……”李白玲问怎么了，金燕（朝窗户努嘴）：“好像是找你的。”

李白玲发现高洋他们正趴在玻璃上嬉皮笑脸地冲她招手。她很惊讶，放下脸盆往门口走去，高洋和卓越还没等她出门就进来了，他俩瞪大眼睛朝里扫视金燕她们。

高洋（羡慕地）：干脆我跟我爹说说，也到这儿来当兵得了。

那群女兵在冲他们咧嘴笑，高洋朝金燕她们摆手，卓越也学他跟着摆手。

金燕（冲同伴）：笑什么呀？快点集中精力练习。

李白玲（走上前）：你们是来找我的还是来观光的？

高洋：当然是找你的。

李白玲见高洋和她讲话的时候还在冲那些女兵嬉皮笑脸。

李白玲（推高洋）：出去，出去！

高洋趑趄了一下，被李白玲推出门，那些女兵笑出了声。

李白玲：笑什么呀？金燕，赶快排练！（她薅住卓越的衣领往外走）看什么看？当心看眼里拔不出来了。

五 李白玲薅着卓越出来，高洋和李白玲靠墙面对面地站着。卓越还在踮着脚往窗户里看。

高洋：你当兵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李白玲：我凭什么非要跟你说呀。

高洋：操，没劲。

李白玲：你怎么张嘴骂人呀？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解放军战士了，你以后跟我严肃点，不许随地大小便。

高洋：哟，哟，你才当几天兵就跟我这儿装正经。

高洋双手撑着墙，把李白玲夹在中间。

李白玲（搬他胳膊没搬动）：起开，注意点影响，让人看见我这个班长就完了。

高洋：哟，这么快就当班长了？

卓越（冲墙擤了把鼻涕）：李班长，你们医院还有文工团呢？干脆把我也吸收得了。

第29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4)

李白玲：去去去，滚一边去，小屁孩。（得意地捋头发）我们医院马上要组织新兵汇报演出，我负责给她们排练呢，懂什么呀你们。

卓越：谁不懂呀？你们不就是在跳洗衣舞呢，我来给你们演那个班长怎么样？

李白玲：哟，看来你还真懂点。

卓越（一缩脖子翻了个白眼）：小看人。

李白玲忍不住笑了。

高洋（嬉皮笑脸地冲李白玲）：原来在家的时候，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细胞呢？

李白玲（得意地）：那当然了，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高洋：看来咱们还是接触太少，以后我得加强和你交往，以便我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你。

李白玲（翻了个白眼，脸朝天）：谁稀罕和你接触呀，以后你少来影响我的前途。

高洋哭笑不得地看着她，感觉浑身在起鸡皮疙瘩，他深深的叹了口气.....

高洋：看来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是锻炼人。

李白玲（骄傲地掸了掸新军装）：那当然了。

高洋（掏出香烟给她）：抽吗？

李白玲（打开他的手）：少来！你休想拉拢腐蚀我。

卓越（小声对高洋嘀咕）：你瞧她那德行。

李白玲（突然地）：瞧你那德行！（她踢卓越一脚）你们赶紧走吧，以后不许来了啊。

高洋：你那意思，咱们以后就永远不见面了？

李白玲（没回答）：你起开。

高洋的手臂挡住李白玲，她倏地抬起膝盖，欲顶高洋，高洋下意识地收手去保护下身，李白玲趁机走脱了。

高洋：行啊，医院还教功夫呢？

李白玲（偷乐，突然回身）：方言怎么样了？出来了吗？

高洋（摇摇头）：你还知道关心他呀？

李白玲：谁关心他了，我就是随便问问。

高洋：可是他还挺关心你的。

李白玲：瞎说，谁信呀。

高洋：我出来的那天他特意嘱咐我.....

李白玲（急切地）：嘱咐你什么呀？

卓越（插嘴）：他说他特爱你。

李白玲（脸红了）：讨厌，臭流氓！有你什么事！

高洋：真的，真的。

李白玲：谁信呀。

高洋：他大概是这意思，不过他不是这样说的。

李白玲（好奇地）：哪样说的呀？

高洋：你真的那么想知道呀？

李白玲：爱说不说，我要排练去了。（李白玲转身走）

高洋：他说他特想你。

李白玲停住，并没回过身，但她脸上已经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在她推门进食堂的同时.....

李白玲：谁信呀！

高洋（大喊）：你不怕他连累你、影响你前途呀？

李白玲已经进了食堂。

就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汪若海抑制不住对乔乔的爱慕之情，他不顾一切地强奸了乔乔.....

六 乔乔家，暗淡的灯光下，坐在沙发上的汪若海点了根烟，乔乔走到他旁边坐下："能给我支烟吗？"汪若海把刚点着的烟给她时，

手明显的在哆嗦："你怎么也抽烟了？"

乔乔（接过烟抽了一口）：说吧，你要和我解释什么？

汪若海：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坏。

乔乔：我也从来没这么想过。

汪若海：得了吧，你肯定认为我特坏，许逊特好。

乔乔：你拼命要见我，就是要和我说这些吗？

汪若海：不是，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乔乔：你真有那么高尚吗？

汪若海：你误解了，我是说，我马上要去当兵了。

乔乔（不屑地看着他）：你不想让许逊出来了？

汪若海：许逊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我已经打听了，刘会元没多大事。

乔乔：那你也不应该不等许逊就这么走了，你们是最好的朋友，许逊是为你进去的。

汪若海：是，我是对不起许逊，还有你。你是不是非要让我也进去你就开心了？真要是这样我现在就可以去。

汪若海激动地站起来。

乔乔：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起码应该.....我不跟你说了，你走吧，你没错，我们不能耽误你的远大前程。

第30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5)

汪若海（靠近她）： 乔乔，你要是真心不想让我走，我可以一辈子留在你身边。

乔乔： 太可笑了，我们怎么可能呢。

汪若海（蹲下来抓住她的手）： 乔乔，我是认真的，没开玩笑。

乔乔（躲避他咄咄逼人的目光）：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你先放开我。

汪若海： 你还拿我当朋友吗？

乔乔（点点头）： 你放开我，好吗？

汪若海慢慢松开她站起身，但他突然鼓足了勇气.....

汪若海： 我喜欢你，乔乔！

乔乔一时慌乱，不知说什么好，汪若海突然扑向她，把她按倒在沙发上，汪若海抱着乔乔狂吻，乔乔挣扎着。

汪若海： 我爱你，我一辈子爱你。

乔乔： 你起来，放开我！

汪若海： 你一定要答应我，我可以为你去死。

汪若海扒她的衣裳，乔乔使劲反抗，她反抗了一会儿不动换了，眼泪慢慢流淌下来.....

乔乔（有些绝望地）： 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呀.....

汪若海趴在乔乔身上不动了，乔乔发现汪若海已经泪流满面，她突然抱住汪若海的头失声痛哭.....

乔乔： 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汪若海： 我爱你！

乔乔： 这不是爱。

汪若海： 是！

汪若海紧紧抱住乔乔。

七 拘留所里，许逊在往墙壁上划标记，计算在拘留所的日子。方言百无聊赖地靠在墙上唱京剧：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不屈不挠斗敌顽，儿坐牢不怕把牢底来坐穿……许逊计算完日子，也跟着方言一起唱开了。铁窗口露出一张看守的脸："方言，不许唱了！"方言和许逊停止了唱。

许逊：报告！我饿了。

看守：想什么呢？饿了就吃屎。

方言：报告！我想放茅。

看守：怎么就你们俩毛病多呀？

方言：这怎么是毛病呢，你不也得吃喝拉撒吗。

看守：我警告你方言，你要是再不老实，可别怪我手黑。（看守说完关铁窗走了）

许逊：方言，你说咱俩还能出去吗？

方言：我还想问你呢。

许逊：这两天怎么也没动静了？

方言：没动静就是快了。

许逊：快什么呀？

方言（做了个开枪的手势）：枪毙了你。

许逊：不可能，我听雷子说刘会元已经没事了。

方言（若有所思地）：你说高洋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许逊：那谁知道啊。

方言：你跟我说实话，高洋和李白玲好过吗？

许逊：什么才叫好过呀？

方言：就是像你……你和乔乔那样。

许逊：我和乔乔就是拥抱来着，别的什么也没有。

方言：你和乔乔除了拥抱，亲嘴了吗？

许逊（略微思忖）：好像没有。

方言：什么叫好像呀？亲没亲你都记不得了，那叫什么爱呀。

许逊：那不一定，爱情有时候就是朦朦胧胧的，亲不亲的并不重要。

方言：你现在还朦胧着呢？

许逊：没错，我一想起乔乔那张可爱的脸，就想……说了你可别笑啊。

方言（点头）：就想什么呀？

许逊：我就……我就特想哭。

许逊的声音哽咽了，眼里的泪差点溢出来。

方言：你怎么说着说着又要哭呀？有点儿像冯裤子啊。

许逊（控制住情绪）：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对李白玲有过这种特朦胧的感觉吗？

方言：没有。

许逊：你别不承认。

方言：不是，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许逊：什么呀？

方言：高洋和李白玲有过你对乔乔那样特朦胧的感觉吗？

许逊：高洋心里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方言：那你见过高洋和李白玲一起刷过夜吗？

许逊：没有。

方言：没劲。

许逊：孙子骗你。哎，方言，你说乔乔现在会不会也……

方言（打断他）：行了行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还是少谈女孩。这样很容易涣散和瓦解咱们的革命意志。

第31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6)

许逊：哎，是你先带头说的啊。

方言：那我现在就带头不说了，以后咱俩谁也不许再提女孩的事。

许逊：孙子再提！

方言：王八蛋再提！

方言的头重重地后仰磕在了墙上，许逊惊奇地看着一脸惆怅的方言不吭声了。

刘会元住院期间，吴胖子来探望刘会元，碰巧高洋和冯裤子、高晋、卓越等每人手里拎一网兜水果及罐头，也来探视，吴胖子吓出一身虚汗，在高洋的主动下，双方握手言和，高洋他们还培养伤的刘会元玩起了扑克……

方言（旁白）：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扑克牌最能帮你消磨时光，甚至还可以增进友谊。高洋他们那天陪刘会元在病房玩了一天的"说瞎话"，这种玩法在当年很热门。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你不能老说真话，如果出什么牌就说是什麼牌，那叫赖皮。你必须真真假假声东击西，赢家就是那个欺骗战术使用的最得当、最先出光手中牌的人。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在玩牌，生命并不在乎你手上拿着一把好牌，而是看谁把手上的牌玩得更出色。

七 北京三〇一医院，礼堂里面坐满了看电影的军人和家属，正在放映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银幕上的洪常青，正在煞有介事地指引吴琼花走上革命道路。喇叭里突然广播："下面广播紧急通知，妇产科的百姗，妇产科的百姗，请你立即回病房，请你立即回病房，你弟弟找你有急事，你弟弟找你有急事了，完了。"礼堂里顿时笑声和嘘声一片。百姗穿了身军装，没戴军帽，坐在前排的一个角落里，她紧张地环顾四周，悄悄离开座位，猫着腰顺着便道溜了出去。

卓越突然从旁边幽灵似的闪出来，他穿了身颇不合体的军装，戴着领章帽徽，显得很滑稽，百姍吓一跳："哎哟，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呀？"

卓越（两手插在肥大的军裤兜里）：我们团刚在工程兵演完出，我顺道来看看你。

卓越说话的神态像个小孩子似的，百姍笑着上下打量他……

百姍：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好玩呀，一点也不像个军人。

卓越（两手摊开，耸耸肩膀）：文艺兵都这样，看习惯了就好了。

百姍（轻轻推他一下）：真讨厌，你可把我给害了，我是偷着来看电影的，我们科肯定知道我值班的时候来看电影了。

卓越：这我可要批评你了百姍同志，你也是的，这破电影我都看了好几百遍了，你利用上班时间看电影，多不值得呀。

百姍：没办法，谁让我那么喜欢"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搞到票？

卓越：到时候我把你带进去就行了，要什么票呀。

百姍：那什么时候才能演呀？我可要走了。

卓越：我已经通知芭团的领导了，他们特重视，这两天就得为你特意安排一场。

百姍（有点不信）：真的吗？

卓越：我就是骗谁也不会骗你呀，姐姐，你就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百姍（笑了）：骗谁也不行，我可不愿意有一个撒谎的弟弟。

卓越（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百姍和卓越来到妇产科病房楼下。

百姍：我要上去值班了，你回去吧。

卓越：我不陪你上去呆会儿了？

百姍：我在工作，你在我们病房呆着象什么话。

卓越：那怕什么？我呆我的，你忙你的。

百姗：我在工作，你一个人傻呆着多无聊呀？

卓越：没事儿，我看着你工作还不行？

百姗（笑出了声）：我们那是妇产科，男同志在那里很不方便的。卓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正好我也可以故地重游一下嘛。

百姗：你可太好有意思了。那好吧，就呆一会儿啊？

卓越点头，跟着百姗后面走，百姗回头叮嘱他……

百姗：一会儿在我们科，别人要是问起你，你就说是我表弟啊。

百姗一边说着一边给卓越扶正军帽。

卓越：我刚才已经这么说过了。

百姗：真烦人，你刚才怎么会找到妇产科去的呀？

第32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7)

卓越没回答，嬉皮笑脸地跟着百姍进了病房大楼。

八 故宫后门护城河边，晚上，汪若海搂着乔乔靠在护城河边的水泥围墙上，汪若海把羊剪绒帽子戴在乔乔头上，温柔地说："冷了吧？"乔乔缩着脖子点点头："有点，你呢？"

汪若海：我没事，我真想和你一辈子都这样。

乔乔：那怎么行，我们会被冻死的。

汪若海（深情地）：乔乔，我能为你去死。

乔乔：那干嘛呀，你为我死，会轻于鸿毛的。

汪若海：对我来讲，就是重于泰山。

乔乔（手捂他的嘴）：可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了，我要你好好为我活着。

汪若海（吻她额头一下）：我都不敢想，我们要是分开了我怎么活下去。

乔乔：为什么要分开呢？

汪若海（心事重重地）：我爸天天催着我去当兵。

乔乔（抱紧他）：我不要你走。

汪若海（点点头）：那我只好到你家去刷夜了。

乔乔（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我爸我妈他们可能要回来了。

汪若海：那怎么办？

乔乔（茫然地看着他）：我也不知道。

汪若海：没事，我有办法。咱们可以到许逊家去住，他家没人，我有他家钥匙。

乔乔：我爸我妈要知道我这样，非把他们气死不行。

汪若海：那我去跟你爸爸妈妈说去。

乔乔（苦笑）：你去说，他们更该急了。

汪若海：那我们俩就殉情，死给他们看，他们就会答应的。

乔乔（感动地看着他）：你真的那么爱我吗？

汪若海：那当然了。

乔乔：可我早晚会老的。

汪若海（抚摩她的脸颊）：你才多大就想到这些了，乔乔，我对你发过誓，要一辈子对你好的。

乔乔依偎在汪若海怀里不说话了，汪若海去亲吻她，发现她在哭。

汪若海：怎么啦？你放心，我永远会……

乔乔（打断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觉得对不起许逊。

汪若海：乔乔，你太善良了，我也和你有同感。可是，谁让爱情是自私的呢。

乔乔（擦眼泪）：我真不知道以后还怎么面对他。

汪若海：没事，许逊要是知道咱们这么相爱，他一定会为我们高兴的。

乔乔：那我们想办法去看他吧。

汪若海：我打听了，拘留所根本不准探视。

乔乔低下头在想心事。

汪若海：你怎么啦？

乔乔（仰起脸）：你还是当兵去吧。

汪若海：那你呢？

乔乔：我会到部队去看你的。

汪若海：你说的轻巧，没那么容易。我可能要去很远的地方，在大海边上。（汪若海仰望夜空）就像是在天边一样，那么遥不可及。

乔乔：那我就永远等着你。

汪若海：你真舍得我走？

乔乔：舍不得那又怎么办？

汪若海痛苦地把乔乔紧紧抱在怀里，生怕她要跑了似的。

九 医院值班休息室内，卓越端着碗面条狼吞虎咽，百姗坐在床上看着他："慢点，没人跟你抢。"

卓越：你们医院的面条太好吃了，比我妈做得都香。

百姗（微笑）：什么医院的呀，是我刚才给你煮的。

卓越（发现电炉子上的锅）：姐姐，你真好，还是姐姐关心我。

百姗：一碗够吗？

卓越（又塞进一大口面）：差不多吧。

百姗：不够我再给你煮，慢点，别噎着。

卓越突然被呛了一下，咳嗽不止，百姗走上前给他拍背："你看你，还是个军人呢，一点生活能力都没有。"

卓越（一边咳嗽）：你放辣椒了吧？

百姗：没放呀，哦，可能是我加了点胡椒粉。

卓越的眼泪鼻涕全呛了出来，百姗掏出手绢给他.....

百姗：哎哟，真是的，快擦擦。

卓越接过手绢一边擦着擦着停住了，他神情恍惚地看着百姗。

百姗：你怎么啦？

卓越（羞赧地）：姐姐，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

百姗（坦然地）：有什么你就说呗。

第33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8)

卓越（深情地）：姐姐，我.....我喜欢你。

百姍先是怔了一下，继而微笑着摸摸他的头。

百姍：我也喜欢你这个弟弟，可是仅此而已，你可不许胡思乱想啊。

卓越（沮丧地点点头，不敢看百姍）：那我走了。

卓越突然起身，快步跑出门去。

百姍（追到门口）：哎.....你可别忘了带我去看芭蕾舞演出啊。

卓越没回头，很快消失在楼道里。

在学习班里，方言和许逊度日如年，他俩分别陷入了对李白玲和乔乔的苦苦思念。方言和许逊在这段患难的日子里，建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不久，方言被通知获得了自由，而许逊却被送进了劳改农场继续改造。两个人难舍难分、声泪俱下。方言发誓要等着许逊回来，并答应替他找到乔乔，亲自将许逊写给乔乔的信带到。

十 拘留所里，方言和许逊百无聊赖地靠在墙上。

许逊：怎么还不来饭？饿死我了。

方言：别老想着吃饭，咱俩朗诵分散一下注意力，肯定管用。

许逊：那你说吧。

方言：岁月从枯岛上流失过去，金姬在苦难的波涛声中长到了十七岁，（许逊跟着他一起朗诵）她学会了很多的歌子，但她最爱唱的，还是爸爸的那首祝福。

两人同时用朝鲜语唱起了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主题歌.....

方言：哎呀，这水深火热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呀。

看守突然打开铁门：许逊。

许逊（下意识地）：到！（许逊迅速站起来）

看守：收拾东西.....

许逊（接道）：滚蛋，是吗？

看守（给他后脑勺一下）：想什么呢，快拿上东西跟我走吧。

许逊看着方言愣了。

看守：别紧张，毙不了你。

方言：师傅，不会是给他杵了吧？

看守：三年教养，够便宜你的了。

方言：那我呢？

看守：瞎打听什么，等着吧。

许逊慌乱无序地收拾东西，方言过来安慰他……

方言：许逊，没事儿，没准儿过两天我就找你去了。

许逊（眼圈红了）：方言，你不用安慰我，哥们儿不怵。

方言（帮助他收拾）：三年快着呢，一晃就过。

许逊：哥们儿舍不得离开你。

许逊眼泪下来了，方言一把搂住他，已是泪眼蒙蒙……

方言：哥们儿，别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又在一起的。

许逊：方言，谢谢你一直那么照顾我。

方言：你这么说可就不拿我当哥们儿了。

许逊：我想拜托你件事，你要是出去了，一定帮我去找乔乔，就说我永远想她。

方言：我一定。

许逊（偷偷塞给方言一张纸条）：这封信一定给她。

看守（不耐烦地）：哎呀，搞什么名堂？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你们这些哥们儿义气全是瞎扯淡。快走！

许逊拿起行李恋恋不舍地看看方言，被看守推了出去。

方言失落地靠在墙上，片刻，他转身看墙上许逊每日留下的记号，小心翼翼的伸手去触摸。

十一 火车站的月台上，高洋和高晋趴在列车窗口，车下的卓越和冯裤子给他俩送行。冯裤子给高洋点上一支烟。

卓越（不忿地）：你爹忒不是东西了，干嘛把你们哥儿俩给发兵团去了，这跟劳改有什么区别呀，这不是分明让你们俩吃二遍苦和受二茬儿罪吗。

高晋：卓越，你骂谁爹呢？就冲我爹是兵团司令，吃苦受罪也轮不上我们。

卓越：别逗了，有你爹看着你们俩，还不得天天抡着鞭子抽你们两个小二黑放牛啊？

高晋：我爹下不了这手啊，你爹才心狠手辣呢，擀面杖不是都打断好几根了吗。

卓越（不服气地）：你看我一当兵，我爹还敢打我吗。

高晋和高洋全笑了。

冯裤子（深沉地嘬了口烟）：听说你们兵团那地儿出土匪呀？

高洋：我怎么没听说呀？

冯裤子：你看，别看你爹是兵团司令，消息还没我灵通呢吧。据说坐山雕和栾平栾副官还有一撮毛的后代，自从桃园三结义以后，在东北又拉起一支队伍准备揭竿而起呢。

第34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9)

高洋：冯裤子，你就编吧。

冯裤子：骗你我是孙子。

高洋：你哪儿来的情报？

冯裤子：这你就别管了。

高洋：你肯定通匪了吧？

冯裤子（笑了）：你们就跟东北等着吧，哥们儿带领剿匪先遣军随后就到。

卓越（附和）：我还要麻烦高洋高旅长，一定替我给小常宝带句话，让她永远等着我，就说我卓政委想她了。

高洋：瞧你那德行，你还是想你那护士去吧。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医院找过她？

卓越：没有。

高洋：你别不承认。

卓越：真的，我又不生孩子，找她干嘛。

高洋：告诉我拍上了吗？

卓越：你别瞎说，我怎么可能呢。

冯裤子：你们说谁呢？是说李白玲呢吧？

卓越给高洋使眼色，那意思让他保密，高洋心领神会。

高洋：冯裤子，你到医院替我向李白玲道个别，说我让她继续坚持游击战，我们大部队总有一天是要打回来的，让她千万不要闹情绪，做好圈子们的思想工作，并请她转告北京所有的顽主同志们，不要怕自己的坛坛罐罐被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寸一地的得失……

高晋（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大踏步地转移，就是为了将来要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长久的保存这个地方……

冯裤子（笑了）：你们俩贫不贫呀？哎，到了东北建设兵团赶快来信啊，别让哥们儿老思念。

高洋：信写到哪儿呀？你们马上也要当兵去了。

冯裤子（想了想）：就写给李白玲转我收，到时候我把我当兵的地址告诉李白玲。

卓越（踮着脚问）：不给我写信呀？

高晋：你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还看什么信呀。

卓越：别踩乎人啊，我到时候找人给我念。

高洋：是不是找那个人给你念呀？

卓越：谁呀！（凑近高洋）她让我带她去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我怎么办呀？

高洋：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带她去看了。

卓越：没劲。

火车拉响了刺耳的汽笛。

高洋：冯裤子，一定带我去看看方言和许逊他们，就说兄弟我等不急他们先走了。

冯裤子（边点头边回头张望）：汪若海这孙子怎么还没来？

高晋：甬理他，这大色棍，重色轻友。

卓越发现了汪若海，他身后跟着乔乔。

卓越：哎，这大色棍来了。

冯裤子（招手大叫）：这儿呢！

汪若海发现他们，朝他们跑来，乔乔难为情地在后面慢慢溜达。

高晋：哥，他后面那女孩就是乔乔。高洋（翘首看乔乔）：哟，也忒一般了点。冯裤子，没你们说的那么邪乎呀？噢，就为这女孩害得你们大伙都折了。

冯裤子：我没说过啊。（冯裤子看卓越）

卓越：你看我干嘛？我也没说过，是高晋说的。

高晋：是不错，怎么啦？情人眼里出西施，谁让人汪若海和许逊喜欢来着。

汪若海（已经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我操，地铁坏了，我和乔乔是跑着来的。

汪若海见众人都在好奇地看乔乔，没人顾得上答理他，汪若海回头见乔乔难为情地站在远处不动换。

汪若海：乔乔，过来呀。没事，快过来呀。

乔乔站着没动。

冯裤子：是害羞还是害生呀？

卓越（自报奋勇）：我去叫她。

卓越刚要动，被汪若海一把给揪了回来。

汪若海：有你什么事。

汪若海走过去拉着乔乔的手磨磨蹭蹭地走过来，给乔乔介绍.....

汪若海：这就是高洋。

高洋（伸出手）：你好，乔乔。

乔乔慢慢抬起手刚要和他握，列车缓缓启动了，乔乔紧跟上一部，和高洋握了下手，平淡地说.....

乔乔：再见。

高洋（冲汪若海大喊）：汪若海，你真行，当心许逊出来杀了你！再见了！

高晋（大叫）：乡亲们，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来的！

乔乔回头看汪若海，汪若海面带微笑向高洋他们招手。

第35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10)

卓越（蹦起来大叫）：永别啦！

列车汽笛长鸣，冒出一股浓烟，像心跳加速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冯裤子突然转身蹲了下去，卓越去拉他……

卓越：怎么啦冯裤子？你肚子疼啊？

冯裤子（带着哭腔）：你别管我。

卓越：哎哟，你肚子疼赶紧放茅呀。

冯裤子：你大爷的，滚一边去。（冯裤子突然放声痛哭）

卓越：哎哟，你一哭吧，弄得我也特难受，明儿我走的时候不许哭啊。

冯裤子突然站起来踢卓越，卓越机灵地闪开了。

冯裤子：你就是死了我都不会哭。

汪若海和卓越、乔乔都乐。

方言（旁白）：高洋他爸曾是四野的一支号称天下无敌的王牌军军长，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临时兼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一职。为了掩人耳目，他把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发配边疆。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实则是在曲线救儿。刚到东北没几天，这哥儿俩就戴上了领章帽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乔乔和汪若海一起去拘留所看望许逊，才知道他已经被送劳动教养了，不久，汪若海就参军去了。

十 黄昏，长途车站，汪若海穿了一身新军装，身后背着军用品，乔乔依偎在他的肩头，两个人恋恋不舍，情意绵绵……

乔乔：一到部队可就得赶快给我写信，记住了吗？

汪若海：什么都忘了也不会忘了先给你写信，我保证一天一封。

乔乔：那可不行，每天一封会影响你工作的。

汪若海：我到部队的工作就是天天想你，给你写信。

乔乔：你老给我写信让部队领导发现了可不得了。

汪若海（搂住她）：为了你我什么都不在乎，爱怎么着怎么着。
乔乔发现远处开来一辆长途汽车，她突然抱住汪若海.....

乔乔：我不想让你走。

汪若海：那我就不走了？

乔乔（紧紧抱住他哭了）：我真的不想离开你，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汪若海（伤感地）：乔乔，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乔乔（仰起脸点点头）：我永远等着你。

汽车缓缓的进了站，汪若海深情地吻了乔乔额头一下，迎着汽车走去，他回头看乔乔.....

汪若海：回去吧，别冻着了。

汪若海从后门一个箭步上了车，乔乔站在车下眼泪汪汪地看着汽车离去。

卓越硬着头皮给百姗许下了一个他根本就无法实现的诺言--带她去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结果他费尽心机、四处奔波也未能满足百姗这个美好愿望。为了保持自尊，他不敢再去见百姗。而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留下一封信，与百姗不辞而别，悄然离开北京，到广州某部当了兵。

十一 百姗骑着自行车来到李白玲家门口，她把自行车支上，拿出钥匙打开门，忽然发现地下有封信，百姗弯腰拾起信，一边拆信一边往屋里走。

卓越穿了身新军装，悄悄趴在门缝儿往里看百姗，百姗走到屋门口停下，她靠在门框上拿出信看。在一旁偷窥的卓越，脸上的表情充满了对百姗的渴望，他终于没有勇气再面对百姗，他的目光停在百姗的自行车座上，卓越走近自行车，把脸轻轻地贴在车座上，他的眼睛湿润了。

卓越（旁白）：百姗姐姐，我对不起你，因为我们文工团突然决定要下基层去慰问演出，所以我就只好不辞而别了。这次我没能带你

去看成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我的内心久久的不能平静，真的，百姗姐姐，我感到很内疚。我向毛主席保证，等我演出回来，我一定会好好弥补这次给你造成的重大精神损失。当然，也不知道我回来的时候还能不能再见到你，还能不能吃上你给我煮的面条？即使是还能见到你，我可能也没有这个勇气了，因为百姗姐姐，我打心眼里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真的，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们之间的友谊永远会是最纯洁的。百姗姐姐，如果我下次回来见不着你了，我会给你写信的，到时候你会给我回信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你的弟弟，卓越。

第36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第三集(11)

百珊一边看信一边在微笑，脸上充满了怜爱之情。

卓越怅然地走在路上.....

卓越一身戎装坐在列车上，心事重重地看着车窗外飞逝而去的旷野山林.....

就在卓越他们离开北京的第二天，方言被释放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一个个的全都舍他而去。他满怀激情地挨个儿去找他们，结果大失所望--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未满月，就被他的父母无情地抛弃了。他来到李白玲家，遇上百珊，得知李白玲正在军区总医院当兵，就又跑去医院找她。

十二 方言和李白玲并排骑着自行车，英姿飒爽的李白玲穿了身军装，她满面春风，不停地看得得意忘形的方言，方言像一只获得自由的小鸟，双手松开自行车把，振臂飞翔.....

李白玲：你慢点！（追上方言）德性，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呢。

方言：我在里面天天数着日子，真是度日如年。

李白玲：想我吗？

方言（不好意思地看她）：有点。

李白玲：什么叫有点？

方言：真的有点。

李白玲（撅起嘴）：你不说实话，高洋可都对我说了。

方言：说什么？

李白玲：说你特别想我。

方言：听他胡说呢。

李白玲（失望地）：你这人没劲。

方言：哎，那你想我吗？

李白玲：那当然了。

方言：怎么个想法？

李白玲：就是……工作的时候老分心。

方言（羡慕地看她）：你穿上军装特好看。

李白玲（面带得意）：你什么时候当兵？

方言：不知道。我爸爸来信说，先让我在家好好闭门思过。

李白玲：你是该好好反省了，我们也都老大不小的了，应该想想自己的前程了。

方言（看她）：哟，当兵了就是不一样了啊，说话都有水平了。

李白玲：哎呀，不是，我这是为你好。不许你踩乎我啊。

方言：高洋他们走的时候你去送了吗？

李白玲：没有。当时我特忙，正是新兵训练的关键时刻。

方言：他们忒不仗义，也不等着哥们儿。

李白玲：你也是的，你万一要是出不来了，他们就都得陪着你熬呀？

方言：什么意思？你盼着我出不来呀？

李白玲：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那些哥们儿假仗义早晚都会过时的。

方言（坚定地）：什么叫假的呀？我就永远不会。

李白玲：那要是有人背叛了你呢？

方言：那我也不会计较，反正我是永远不会背叛哥们儿的。哎，你不会背叛我吧？

李白玲：你想哪儿去了，这是两回事。哎，你得答应我件事。

方言：你说。

李白玲：从今往后，不许再打架斗殴。

方言：要是哥们儿叫呢？

李白玲：就是你爸叫也不许去。

方言（笑了）：要是毛主席叫呢？

李白玲：毛主席才不会叫你呢，他老人家有八三四一。

方言：那没准儿，万一哪天他老人家要是派我去前线打仗呢。

李白玲：真要是有一天，那我就陪你一起去。

两人迎着落日的余辉向前骑去，来到某公园河畔，趴在栏杆上看着冰面，不远处有人在滑冰。

方言：好久没滑冰了。

李白玲：我也是，哪天咱俩滑冰去吧？

方言：不怕影响你工作呀？

李白玲：不会的，我们可以星期天去呀。

方言：还得等一个星期，太漫长了。

李白玲：这说明你非常在意我。

方言（动情地看她）：知道吗？我在里面的时候，想你想得都快疯了。要是没有你，我会感到特别的孤独。

李白玲：你终于说实话了。

李白玲慢慢把脸伸过去，闭上了眼睛，方言捧起她的脸亲吻，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十三 乔乔家，乔乔在给方言开门："请进吧，屋里特乱，也没收拾，你别介意啊。请坐吧，我去给你倒水。"

方言：别了，干嘛这么客气，又不是外人。（方言一屁股坐沙发上）